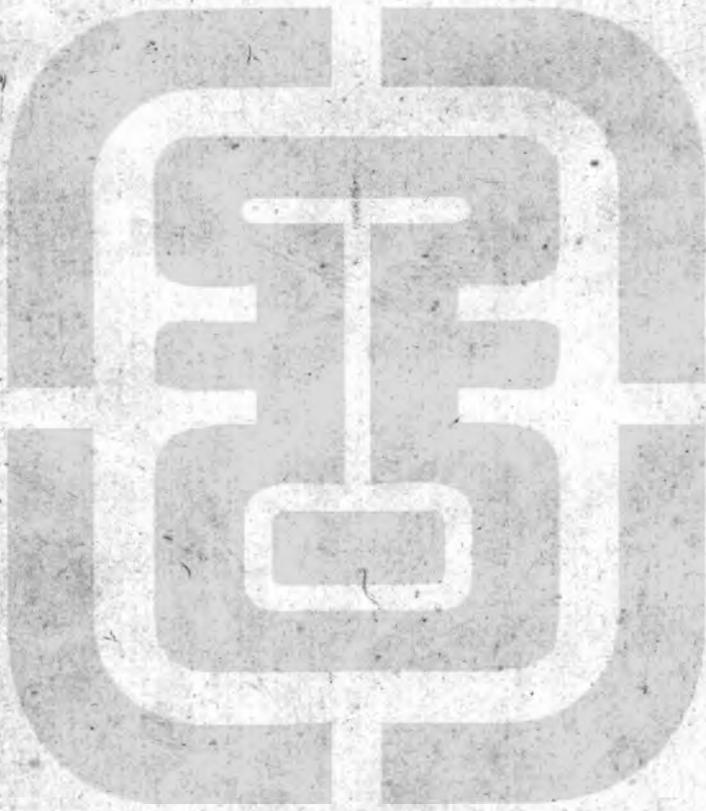


申

14

266



師友詩傳錄

千山郎廷槐梅谿問

般陽張篤慶歷友

答

新城王士正阮亭

梁鄒張實居蕭亭

問作詩學力與性情必兼具而後愉快愚意以爲學力
深始能見性情若不多讀書多貫穿而遽言性情則
開後學油腔滑調信口成章之惡習矣近時風氣頹
波惟夫子一言以爲砥柱

王答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此性情之說也

楊子雲云讀千賦則能賦此學問之說也二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若無性情而侈言學問則昔人有譏點鬼簿懶祭魚者矣學力深始能見性情此一語是造微破的之論

張歷友答嚴羽滄浪有云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此得於先天者才性也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貫穿百萬眾出入由咫尺此得于後天者學力也非才無以廣學非學無以運才兩者均不可廢有才而無學是絕代佳人唱蓮花落也有學而無

才是長安乞兒著宮錦袍也近世風尚每苦前人之拘與隘而轉途于長慶劍南甚且改轍于宋元是以愈趨而愈下也有心者急欲挽之以開寶要不必藉口于宗歷下轉令攻之者樹幟紛紛耳

張蕭亭答有問王荆公者杜詩何以妙絕古今公曰老杜固嘗言之矣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黃山谷謂不讀書萬卷不可看杜詩看尙不可况作詩乎韓文公進學解云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湯盤詰屈聳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

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熟此其庶幾乎夫
曰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爲讀書
者言之非爲不讀書者言之也

問古詩十九首乃五古之原按其音節風神似與楚騷
同時而論者指爲枚乘等擬作枚之文甚著其詩不
多見且秦漢風調自殊何所據而指爲枚作耶又蘇
李河梁亦有十九首風味豈漢人之詩其妙皆如此
耶求明示其旨

王答風雅後有楚詞楚詞後有十九首風會變遷非緣
人力然其源流則一而已矣古詩中迢迢牽牛星庭
中有奇樹西北有高樓青青河畔草等五六篇玉臺
新詠以爲枚乘作冉冉孤生竹一篇文心雕龍以爲
傅毅之辭二書出於六朝其說必有據依要之爲西
京無疑河梁之作與十九首同一風味皆所謂驚心
動魄一字千金者也嬴秦之世但有碑銘無關風雅
張歷友答昔人謂十九首爲風餘又曰詩母若自列國
之詩涵詠而出者如太羹醇酒非復泛齊醴齊可埒
其在楚騷之後無疑况乎騷亦出于風也而五言則

漢世乃大顯十九首中如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
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尾東城高且長
明月何皎皎七章玉臺皆以爲枚乘作冉冉孤生竹
文心雕龍以爲傅毅驅車上東門樂府作驅車上東
門行文選以十九首爲二十首蓋分燕趙多佳人以
下自爲一章也然相其體格大抵是西漢人口氣因
篇中有驅車上東門游戲宛與洛故論者或以爲似
東漢人口角斷其非枚乘者殊不知西京人亦何必
不游戲宛洛耶此真見與兒童鄰矣至如蘇李河梁
錄別其風味亦去十九首誠不遠亦非東京以下所
能涉筆者

張蕭亭答騷之變爲五言也風調自別十九首或謂楚
騷同時或謂枚乘等作想考無確據故不書作者姓
名觀青青陵上柏一章內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
兩宮南宮北宮也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
七里又明月皎夜光一章內玉衡指孟冬如促織鳴
東壁白露霑野草秋蟬鳴樹閒元鳥逝安適等語所
序皆秋事乃漢令也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

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也似爲漢人之作無疑至于蘇李河梁詩可與十九首相頡頏東坡先生謂爲僞作亦必有見然氣味高古縱不出蘇李定漢之高手所擬江文通善于擬古者似不能及也不須深辨總之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渾純厚雅漢武樂府壯麗宏奇垓下歌于流離白頭吟于閨闈其他可以類推矣

問樂府之體與古歌謠彷彿必具有懸解另有風神無蹊徑之可尋方入其室若但尋章摘句摹擬形似終

落第二義如穆天子傳之白雲謠湘中記之帆隨湘轉古樂府之獨漉獨漉水清泥濁之類神妙天然全無刻畫始可以稱樂府魏晉擬作已非其長至唐益遠矣夏蟲語冰殊覺妄誕乞指示之

王答樂府之名始于漢初如高帝之大風唐山夫人之房中是也郊祀類頌饒歌鼓吹類雅琴曲雜詩類國風故樂府者繼三百篇而起者也唐人惟韓之琴操最爲高古李之遠別離蜀道難烏夜啼杜之新婚無家諸別石壕新安諸吏哀江頭兵車行諸篇皆樂府

學海類編 五 文詞
之變也降而元白張王變極矣元次山皮襲美補古
樂章志則高矣顧其離合未可知也唐人絕句如渭
城朝雨黃河遠上諸作多被樂府正得風之一體耳
元楊廉夫明李賓之各成一家又變之變也李滄溟
詩名冠代祇以樂府摹擬割裂遂生後人詆毀則樂
府甯爲其變而不可以字句比擬也亦明矣來教必
具懸解另有風神無蹊徑之可尋乃入其室數語盡
之

張歷友答樂府自樂府歌謠自歌謠不相蒙也樂府不

特另具風神而亦具有體格古今之擬樂府者皆東
家施捧心伎倆也雅頌爲樂府之原西漢以來如安
世房中歌郊祀十九章饒歌十八曲不惟音節不傳
而字句亦多魯魚失真然其辭之古穆精奇迥乎神
筆豈操觚家效顰所可施無論近代卽魏晉而降如
繆襲鼓歌曲陳思王鞞舞歌晉之白紵拂羽等歌亦
豈彷彿其萬一乎至唐世法部如伊涼甘州之屬多
采名輩絕句其中音節今亦不傳然而歌謠者古逸
也樂府者正樂也不祇神妙天然而叶應律呂非可

騁辭縱臆爲之者觀漢之大樂其初皆掌之協律都尉李延年非苟然也固知古詩可擬而樂府必不可擬此錢虞山所以譏歷下爲古官錦也

張蕭亭答古之名篇如出水芙蓉天然豔麗不假雕飾皆偶然得之猶書家所謂偶然欲書者也當其觸物興懷情來神會機括躍如如兔起鶻落稍縱則逝矣有先一刻後一刻不能之妙况他人乎故十九首擬者千百家終不能追蹤者由于著力也一著力便失自然此詩之不可強作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若能因言求意亦庶乎其有得歟

問蕭選一書唐人奉爲鴻寶杜詩云熟精文選理請問其理安在

王答唐人尚文選學李善注文選最善其學本于曹憲此其昉也杜詩云云亦是爾時風氣至韓退之出則風氣大變矣蘇子瞻極斥昭明至以爲小兒強作解事亦風氣遞嬗使然耳然文選學終不可廢而五言詩尤爲正始猶方圓之規矩也理字似不必深求其解

張歷友答文之有選自蕭維摩始也彼其括綜百家馳
騁千載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撮道藝之英華搜羣言
之隱蹟義以彙舉事以羣分所謂略其蕪穢擷其精
英事出于沈思義歸于翰藻觀其自序思過半矣少
陵所云熟精其理者亦約略之言蓋唐人猶有六朝
餘習故以文選爲論衡枕祕舉世咸尙此編非必如
宋人所云理也

張蕭亭答夫文選一書數逾千祀時更七朝楚國詞人
御蘭芬於絕代漢朝才子綜輦輓于遙年虛元流正
始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長離北度騰雅詠于圭陰
化馬東騫煽風流于江左誠中葉之詞林前修之筆
海也然而聲音之道莫不有理闡理敷詞成于意興
巖滄浪云南朝人尙詞而病于理宋人尙理而病于
意興唐人尙意興而理在其中善讀者三復厥詞周
知祕旨目無全牛心無畱義體各不同理實一致採
其精華皆成本領故楊載曰取材于選效法于唐馬
伯庸曰枕籍騷選死生李杜又昔人曰文選爛秀才
半皆少陵熟精文選理之義也

學海類編 卷之八 文部
問李滄溟先生嘗稱唐人無古詩蓋言唐人之五古與漢魏六朝自別也唐人七言古詩誠掩前絕後奇妙難蹤若五古似不能相頡頏滄溟之言果爲定論歟王答滄溟先生論五言謂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此定論也常熟錢氏但截取上一句以爲滄溟罪案滄溟不受也要之唐五言古固多妙緒較諸十九首陳思陶謝自然區別七言古若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三家橫絕萬古後之追風躡景惟蘇長公一人而已

張歷友答世無印板詩格前與後原不必其盡相襲也歷下之詩五古全倣選體不肯規摹唐人七古則專學初唐不涉工部所以有唐無五言古詩之說也究竟唐人五言古皆各成一家正以不依傍古人爲妙亦何嘗無五言古詩也初唐七古轉韻流麗動合風雅固正體也工部以下一氣奔放宏肆絕塵乃變體也至如昌谷溫李盧仝馬異則純乎鬼魅世界矣若以絕句言則中晚正不減盛唐又非可一槩論張蕭亭答五言之興源于漢注于魏汪洋乎兩晉混濁

乎梁陳風斯下矣唐興而文運丕振虞魏諸公已離
舊習王楊四子因加美麗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
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手筆此初唐之傑也
開元天寶閒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沈鬱孟
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
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大歷貞
元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閒曠錢郎之清贍
皇甫之沖秀下及元和雖晚唐之變猶有柳愚溪之
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是皆名家擅場馳騁
當世詩人冠冕海內文宗安得謂唐無古詩至于七
言前代雖有唐人獨盛他人勿論如李太白之蜀道
難遠別離長相思烏栖曲鳴皋歌梁園吟天姥吟廬
山謠等篇杜子美哀江頭哀王孫古柏行劍器行漢
陂行兵車行洗兵馬行短歌行同谷歌等篇皆前無
古而後無今安得謂唐無古詩乎試取漢魏六朝絜
量比較氣象終是不同謂之唐人之古詩則可滄溟
先生其知言哉

問七言律詩而外如古詩歌詞行曲引篇章章吟詠歎謠

學海類編 十一 文譜
風騷哀怨擬弄諸體其體格音律字句何以分別始
不混雜

王荅姜白石詩說云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
曰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
大略如此可以意會耳

張歷友荅珊瑚鉤詩話云猗裁遷抑以揚永言謂之歌
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兼此二者謂之歌行如
古詩中長歌行短歌行燕歌行是也感觸事物托于
文章謂之辭辭卽詞也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

品秩先後而推之而原之謂之引如箜篌引霹靂引
之類是也煌然而成篇謂之篇章也者順理之名斷
章之謂也吁嗟嘅想悲憂愁思謂之吟長吟密詠以
寄其志謂之詠憂深思遠一唱三歎變而不滯謂之
歎古相和歌有吟歎曲蓋兼斯二者之能也見徐伯
臣樂府原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始于康衢而流于
俚俗者也刺美風華緩而不迫如風之動物謂之風
幽憂憤悱寓之此興謂之騷始于靈均而暢于宋玉
唐景諸人者也七哀八哀之類本于哀時命流于哀

江南哀江頭者也幽思激切謂之怨擬錄別之類謂之擬琴曲曰弄凡此者亦不盡七言也五言長短歌本無定則非如元人詞曲方按音律宮譜也

張蕭亭答白石詩說云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談藝錄云詩家名號區別種種原其大義固自同歸夫情既異其形故辭當因其勢譬如寫物繪色倩盼各以其狀隨規逐矩圓方故獲其舊則此乃因情立格持字圍環之大略也

若夫神工誓匠顛倒經樞思若連絲應之杼軸文如鑄冶逐手而遷縱衡參互恆度自若此心之伏機不可強也嗚呼盡之矣

問樂府五七言與五七言古何以分別學樂府宜宗何人

王答古樂府五言如孔雀東南飛皚如山上雪之屬七言如大風垓下飲馬長城窟河中之水歌之屬自與五七言古音情迥別于此悟入思過半矣

張歷友答西漢樂府隸于太常爲後代樂府之宗皆其

用之于天地羣祀與宗廟者其字句之長短雖存而
節奏之聲音莫辨若搏撫其皮膚徒爲擬議以成其
腐臭耳何變化之有後人但讀之而得其神理玩其
古光幽色可也不必法其篇章字句蓋樂府主紀功
古詩主言情亦微有別且樂府閒雜以三言四言以
至九言不專五七言也若五七言古詩其神韻聲光
自足以飫儉腹而被詞華故學詩而不熟于漢魏六
朝者皆傖父也何必其有定宗乎

張蕭亭答樂府之異於詩者往往敘事詩貴溫裕純雅

樂府貴遒深勁絕又其不同也烏生八九子東門行
等篇如淮南小山之賦氣韻峻絕但可爲孟德道之
王劉文學輩皆當內手矣如曹公之短歌行子建之
來日大難皆獨步千古句法如饒歌之臨高臺以軒
江有香草日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等句皆工美可
宗降而六朝工拙之間相去無幾頓自殊絕至唐人
多與詩無別惟張籍王建猶能近古而氣象雖別亦
可宗也

問七律三唐宋元體格何以分優劣

王答唐人七言律以李東川王右丞爲正宗杜工部爲
大家劉文房爲接武高廷禮之論確不可易宋初學
西崑于唐卻近歐蘇豫章始變西崑去唐卻遠元如
趙松雪雅意復古而有俗氣餘可類推

張歷友答七言近體則斷乎以盛唐十四家爲正宗再
羽翼之以錢劉足矣西崑吾無取焉宋元而下姑舍
是

張蕭亭答七言律詩五言八句之變也唐初始專此體
沈宋精巧相尙然六朝餘氣猶存至盛唐聲調始遠

品格始高如賈至王維岑參早朝倡和諸作各臻其
妙李頎高適皆足爲萬世法程杜甫渾雄富麗克集
大成天寶以還錢劉竝鳴中唐作者尤多韋應物皇
甫伯仲以及大歷才子接跡而起敷詞益工而氣或
不逮元和以後律體屢變其造意幽深律切精密有
出常情之外雖不足鳴大雅之林亦可爲一倡三歎
至宋律則又晚唐之濫觴矣雖梅歐蘇黃卓然名家
較之唐人氣象終別至于元人品格愈下雖有虞楊
揭范亦不能力挽頽波蓋風氣使然不可強也况詩

家此體最難求其神合氣完代不數人人不數首雖不敢妄分優劣而優劣自見矣

問五古句法宜宗何人從何人入手簡易

王答古詩十九首如天衣無縫不可學已陶淵明純任真率自寫胸臆亦不易學六朝則二謝鮑照何遜唐人則張曲江韋蘇州數家庶可宗法

張歷友答五言之至者其惟十九首乎其次則兩漢諸家及鮑明遠陶彭澤駸駸乎古人矣子建健哉而傷于麗然抑五言聖境矣韋蘇州其後勁也陳子昂遁

入道書矣

張蕭亭答漢魏古詩如無縫天衣未易摹擬六朝綺靡實鮮佳篇故昔人謂當取材於選取法于唐宋文公謂學詩當從韋柳入門愚謂不盡然盛唐詩或高或古或深或厚或長或雄渾或飄逸或悲壯或淒婉皆可師法當就筆性所近學之方易於見長嚴滄浪云入門須正立志須高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緊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

問竹枝柳枝自與絕句不同而竹枝柳枝亦有分別請

問其詳

王答竹枝泛詠風土柳枝專詠楊柳此其異也南宋葉水心又勑爲橘枝詞而和者尙少

張歷友答竹枝本出巴渝唐貞元中劉夢得在沅湘以其地俚歌鄙陋乃作新詞九章教里中兒歌之其詞稍以文語緣諸俚俗若太加文藻則非本色矣世所傳白帝城頭以下九章是也嗣後擅其長者有楊廉夫焉後人一切譜風土者皆沿其體若柳枝詞始于白香山楊柳枝一曲蓋本六朝之折楊柳歌辭也其

聲情之儂利輕雋與竹枝大同小異與七絕微分亦歌謠之一體也竹枝柳枝詞詳見詞統

張蕭亭答竹枝柳枝其語度與絕句無異但于句末隨加竹枝柳枝等語因卽其語以名其詞音節無分別也

問七言長短句波瀾卷舒何以得合法

王答七言長短句唐人惟李太白多有之李滄溟謂其英雄欺人者是也或有句雜騷體者總不必學乃爲

大雅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張歷友答按長短句本無定法惟以浩落感慨之致卷舒其閒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因自然之波瀾以爲波瀾易所云風行水上渙乃天下之大文也要在熟讀古人詩吟詠而自得之耳昔人云法在心頭泥古則失是已然而起伏頓挫亦有自然之節奏在

張蕭亭答七言長篇宜富麗宜峭絕而言不悉波瀾要宏闊陟起陟止一層不了又起一層卷舒要如意警拔而無鋪敘之跡又要徘徊回顧不失題面此其大

略也如柏梁詩人各言一事全不相屬讀之而氣貫貫串此自然之妙得此可以爲法若短篇詞短而氣欲長聲急而意欲有餘斯爲得之長篇如王摩詰老將行短篇如王子安滕王閣最有法度

問七言平韻仄韻句法同否

王答七言古平仄相閒換韻者多用對仗閒似律句無妨若平韻到底者斷不可雜以律句大抵通篇平韻貴飛揚通篇仄韻貴矯健皆要頓挫切忌平行

張歷友答七古平韻上句第五字宜用仄字以抑之也

下句第五字宜用平字以揚之也仄韻上句第五字宜用平字以揚之也下句第五字宜用仄字以抑之也七言古大約以第五字爲關捩猶五言古大約以第三字爲關捩彼俗所云一三五不論不惟不可以言近體而亦不可以言古體也安得謂古詩不拘平仄而可任意用字乎故愚謂古詩尤不可一字輕下也

張蕭亭答詩須篇中鍊句句中鍊字此所謂句法也以氣韻清高深渺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故甯律

不諧而不得使句弱甯用字不工而不可使語俗七言第五字要響所謂響者致力處也愚竊以爲字字當活活則字字皆響又何分平仄哉

問七古換韻法

王答此法起于陳隋初唐四傑輩沿之盛唐王右丞高常侍李東川尙然李杜始大變其格大約首尾腰腹須銖兩勻稱勿頭重脚輕脚輕頭重乃善

張歷友答初唐或用八句一換韻或用四句一換韻然四句換韻其正也此自從三百篇來亦非始于唐人

若一韻到底則盛唐以後駸多矣四句換韻更以四
平四仄相閒爲正平韻換平仄韻換仄必不叶也
張蕭亭答或八句一韻或四句一韻或兩句一韻必多
寡勻停平仄遞用方爲得體亦有平仍換平仄仍換
仄者古人實不盡拘亦有通篇一韻末二句獨換一
韻者雖是古法宋人尤多
問五古亦可換韻否如可換韻其法何如
王答五言古亦可換韻如古西洲曲之類唐李太白頗
有之

張歷友答五古換韻十九首中已有然四句一換韻者
當以西洲曲爲宗此曲係梁祖蕭衍所作而詩歸誤
入晉無名氏不知何據也

張蕭亭答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冉冉孤生竹生年不滿
百皆換韻魏文帝雜詩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曹
子建去去勿復道沈憂令人老皆末二句換韻不勝
屈指一韻氣雖矯健換韻意方委曲有轉句卽換者
有承句方換者水到渠成無定法也要之用過韻不
宜重用嫌韻不宜聯用也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問字中五音何以分別古人作詩原以爲歌誦其宮商角徵羽乃其旨要如有不叶終未合法宜于何書探討

王答詩但論平仄清濁詩餘亦然惟元人曲則辨五音故有中州韻中原韻之別

張歷友答古人作詩動叶律呂今人但求工于字句可耳若必欲動叶律呂而其詞不工亦無用處不知五音之精微不過于等攝門法通廣局狹處辨之此是識字學問與詩歌古文詞無甚關切若作詞曲分四

聲爲三音則非精于九宮十三調者不能若但作詩與詩餘卽陰平陽平亦可不計况五音乎蓋五音之學原于五行通于五味發于五臟叶于唇舌齒喉齶之間其門法多端又有濁聲法以盡四聲之變非數言可盡愚實未暇問津夫亦謂雕蟲小技抑壯夫所不爲矣

張蕭亭答五音分于清濁清濁出于喉齒牙舌唇如公噴貢穀喉音屬宮之宮中腫焮祝齒音屬宮之商噁惚謔簇牙音屬宮之角東董凍篤舌音屬宮之徵蒙

學海類編
蠓夢木屑音屬宮之羽此其一隅也清濁分而五音
自判矣今人作詩但論平仄而抑揚清濁多所不講
似亦非是試述一例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臥
月明飽飯二字皆仄轉作飯飽黃昏二字皆平轉作
昏黃則不諧矣雖然三百篇而後未必盡被管絃但
求寫意興而已故甯使音律不叶不使詞意不工此
杜律之所以多拗體也不特詩爲然傳奇之曲乃必
用之謳歌者湯若士先生四夢多不合譜有改其牡
丹亭以叶音律者先生題詩曰醉漢瓊筵風味殊通

仙鐵笛海雲孤縱饒割就時人景終愧王維舊雪圖
此亦可作一證

問律古五七言中最不宜用字句若何

王答凡粗字纖字俗字皆不可用詞曲字面尤忌卽如
杜子美詩紅綻雨肥梅一句中便有二字纖俗不可
以其大家而槩法之

張歷友答詩雅道也擇其言尤雅者爲之可耳而一切
涉纖涉巧涉淺涉俚涉佻涉詭涉淫涉靡者戒之如
避醜毒可也然則如之何曰麗以則屏溫八又放韓

致堯其庶幾乎

張蕭亭答王敬美先生曰律詩句有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爲律者又曰作古詩先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摹倣時隔一塵卽爲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爲三謝縱極排麗不可襟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不可羊質虎皮虎頭蛇尾詞曲家非當家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惟詩亦然况鄙俗之言不典之語乎

問七言五句古六句古其法若何

王答七言五句起于杜子美之曲江蕭條秋氣高也昔人謂貴詞明意盡愚謂貴矯健有短兵相接之勢乃佳

張歷友答古體之限句非古也然七言五句者漢昭帝淋池歌是也六句者古皇娥歌是也要只以簡古爲主此外無法矣然皇娥歌或以爲後代擬作亦在然疑之閒耳

張蕭亭答七言五句或第四句旣合之後復拖一句掉轉使餘韻悠然或二三句雙承第四句方轉以取第

五句之勢六句似當如律法前後起結三四兩句如律中兩聯總之宜孤峭中有悠揚之致

問五言六句古作法五言亦有五句古否

王答五言短古詩昔人謂貴詞簡味長不可明白說盡楊仲宏曰五言短古只是選詩首尾四句所以含蓄無限

張歷友答五言六句古齊梁閒多用之唐人劉文房龍門八詠亦善此體然幾于半律矣特以其參用仄韻故亦仍爲古體大約中聯用對句前後作起結平韻

仄韻皆可用也五言古五句體惟劉宋前溪歌爲然其詞曰黃葛結蒙籠生在洛溪邊花落逐水去何當順流還還亦不復鮮此詩頗爲創格妙有餘韻或以爲車騎將軍沈充所作舞曲也

張蕭亭答五言長篇宜富而贍短篇宜清婉而意有餘五句樂府閒有似無定體興會所至無不可也

問秦漢風味與三唐何如

王答秦詩具于詩之秦風漢人蘇武李陵枚乘傅毅之作去國風未遠六代惟陶彭澤三唐惟韋蘇州二公

可以企及

張歷友答秦詩所傳者不多皆古逸歌謠耳漢人詩風味醇茂高渾中具見淡泊豈唐人所能徑造然唐人詩有過于六朝者有不及六朝者風格一正絕去淫哇此所以過也若中晚而下氣體漸薄漸削則又不及六朝之濃且厚矣六朝尙不及何況兩漢

張蕭亭答高庭禮曰詩自三百篇以降漢魏質過于文六朝華浮于實得二者之中備風人之體惟唐爲然李本甯曰譬之水三百篇崑崙也漢魏六朝龍門積

石也唐則溟渤尾閭矣將安所益乎由二公之言觀之時代不同風氣自變苟法嚴而辭諧意貫而語秀皆爲絕倡未可以先後論也

國

師

詞統源流

清 海鹽彭孫遹孫輯

屈子離騷亦名辭漢武秋風亦名辭詞者詩之餘也然則詞果有合于詩乎曰按其調而知之也殷雷之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三五言調也魚麗之詩曰魚麗于罍鱠鯊此二四言調也還之詩曰遭我乎穉之閒兮竝驅從兩肩兮此六七言調也江汜之詩曰不我以不我以此疊句調也東山之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婦嘆于室此換韻調也行露之

學海類編
詩曰厭浥行露其二章曰誰謂雀無角此換頭調也
凡此煩促相宣短長互用以啓後人協律之原豈非
三百篇實祖禰哉

葯園閒話

唐人張志和自稱煙波釣徒常作漁歌子一詞極能道
漁家之事詞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
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今樂章一名漁父
卽此調也

沈約六憶詩其三云憶眠時人眠獨未眠解羅不待勸
就枕更須牽復恐旁人見嬌羞在燭前亦詞之濫觴

也

梁武帝江南弄云眾花雜色滿上林舒芳曜彩垂輕陰
連手躡蹠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腹中人望獨踟躕此
絕妙好詞已在清平調菩薩蠻之先矣

政和中一中貴人使越州回得詞于古碑陰無名無譜
不知何人作也錄以進御命大晟府填腔因詞中語
賜名魚遊春水詞云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
餘寒猶峭紅日薄侵羅綺嫩草方抽碧玉茵垂楊輕
拂黃金縷鶯轉上林魚遊春水幾曲闌干徧倚又是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一番新桃李佳人應怪歸遲梅妝淚洗鳳簫聲絕沈
孤雁望斷清波無雙鯉雲山萬里寸心千里

藝苑雌黃云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之句人皆以爲少
游自造此語殊不知亦有所本予在臨安見平江梅
知錄云隋煬帝詩云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少游
用此語也又予嘗讀李義山效徐陵體贈更衣云輕
寒衣省夜金斗熨沈香乃知少游詩玉籠金斗時熨
沈香與夫睡起熨沈香玉腕不勝金斗其語亦有來
處

李易安云樂府聲詩竝著最盛于唐開元天寶閒有李
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
一名士先召李易服隱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慘怛與
同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末眾皆不願既酒行樂作
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矯爲冠歌罷眾皆咨嗟稱賞
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來歌眾皆哂或有怒者及轉
喉發聲歌一曲眾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後
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繁亦有菩薩蠻春光好
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不可徧也五

學海類編 三 文詞
代干戈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
樓吹徹玉笙寒吹縐一池春水之辭語雖奇甚所謂
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
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
集大得聲稱于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
野宋子京兄弟熙豐而降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
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
及魏夫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蠶水於大海然皆句
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耶蓋詩文分

平仄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音律又分清濁
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
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
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
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
則人心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
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
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則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
貧家美女非不妍麗而終乏富貴黃卽尚故實而多

學海類編 四 文譜
疵病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賀方回晚景云鷺外紅綃一縷霞淡黃楊柳帶棲鴉玉
人和月折梅花笑撚粉香歸繡戶半垂羅幕護窗紗
東風寒似夜來些其起句本王子安滕王閣賦此子
可云善盜賀有姬能詩嘗答賀云獨倚危闌淚滿襟
小園春色懶追尋深恩卻似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
心句亦可誦

復齋漫錄云方回詞有雁後歸云巧剪合歡羅勝子釵
頭春意翩翩豔歌淺笑拜嫣然願郎宜此酒行樂駐
華年未至文園多病客幽襟悽斷堪憐舊遊夢挂碧
雲邊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山谷守當塗方回過
焉人曰席上作也調本臨江仙山谷以方回用薛道
衡詩故易以雁後歸云

茗溪漁隱曰唐初歌詞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
短句自中葉以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
盡爲此體今所存者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闋是七言
八句詩并七言絕句詩而已瑞鷓鴣猶依字依歌若
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耳其詞曰碧山影裏

學海類編 五 文言
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
唱浪婆詞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欵儂送
潮回歌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此瑞鷓鴣也濟南春
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雪溪女時作
陽關腸斷聲此小秦王也皆東坡所作

姜堯章號白石道人善吹簫能自製曲淳熙丙申至日
過維揚夜雪初霽薺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
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堯章愴然感慨因自度
揚州漫一曲云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鞦韆少駐初程

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虜馬窺江去後廢池喬
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賞
算如今重到須驚縱荳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
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
知爲誰生堯章又嘗載雪詣石湖度新聲兩曲石湖
把玩不已使二妓習之音節諧婉乃命之曰暗香疏
影其暗香詞云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
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卻春
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江國正寂寂

嘆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泣紅萼無言耿相憶
 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
 時見得其疏影詞云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
 宿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慣胡
 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珮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
 幽獨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莫似春
 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
 怨玉龍哀曲等恁時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研化
 云小紅范成大青衣也有色藝成大請老姜夔詣之
 一日後簡徵新聲夔製暗香疏影兩曲成大使二妓

歌之音節清婉成大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
 虹賦詩曰自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
 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里橋夔喜自度曲吹洞簫
 小紅輒歌而和之夔卒于蘇州范挽詩曰所幸小紅
 方嫁了不然啼損馬塍花宋時花藥出
 東西馬塍皆名人葬處夔葬此故云

師師令因張子野所製新詞贈妓李師師得名也詞云
 香鈿寶珥拂菱花如水學妝皆道稱時宜粉色有大
 然春意蜀彩衣裳勝未起縱亂霞垂地都城池苑誇
 桃李問東風何似不須回扇障清歌脣一點小于花
 藥正直殘英和月隊寄此情千里

唐主嘗製小詞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

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煙重此
莊宗自度曲也古今詞話云後唐莊宗修內苑掘得
斷碑中有三十二字莊宗使樂工入

律歌之名曰宴桃
源一名憶仙姿

宋陳亞性滑稽常用藥名作閨情生查子三首其一曰

相思子意思已深薏白紙白書難足字字苦參商苦

故要檀郎讀狼分明記得約當歸當遠至遠櫻桃熟

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茴曲其二曰小院雨餘涼禹

糧石竹風生砌罷扇盡從容菴半夏半紗廚睡起來

閒坐北亭中柏滴盡珍珠淚為念婿辛勤細去折蟾

宮桂其三曰浪蕩去來來躑躅花頻換可惜石榴裙

蘭麝香將半琵琶閒後理相思必撥華朱弦斷擬續

斷朱絃續待者冤家面代予謂此等詞偶一為之可

耳畢竟不雅

韓文公遣興詩斷送一生惟有酒又贈鄭兵曹詩破除

萬事無過酒山谷各去其一字作勸酒詞云斷送一

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遠山橫黛蘸秋波不飲傍人

笑我花病等閒瘦弱春愁沒處遮欄杯行到手莫畱

殘不道月斜人散王阮亭曰黃魯直竟作歇後鄭五

何哉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幙無重數金勒雕鞍遊
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梨花
無計畱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歐
陽修蝶戀花春暮詞也李易安酷愛其語遂用作庭
院深深深幾許數闋楊升菴云一句中連三字者如
夜夜夜深聞子規又日日日斜空醉歸又更更更漏
月明中又樹樹樹樹梢啼曉鶯皆善用疊字也

宋宣和閒掘地得石刻一詞唐人作也本春題後人名

之後庭宴云千里故鄉十年華屋亂魂飛過屏山簇
眼重眉褪不勝春菱花知我消香玉雙雙燕子歸來
應解笑人幽獨斷歌零舞遺恨清江曲萬樹綠低迷
一庭紅撲簌

唐詩三變愈下宋詞殊不然歐蘇秦黃足當高岑王李
南渡以後矯矯陡健卽不得稱中宋晚宋也惟辛稼
軒自度梁肉不勝前哲特出奇險爲珍錯供與劉後
村輩俱曹洞旁出學者正可欽佩不必反脣并捧心
也

唐晚五代小令填詞用韻多詭譎不成文者聊爲之可耳不足多法尊前集載唐莊宗歌頭一首爲字一百三十六此長調之祖然不能佳

張芸叟詞云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人喜誦之樂天題岳陽樓詩云春岸綠時連夢澤夕陽紅處近長安蓋芸叟用此換骨也

捫蝨新話王元澤詞曰露晞向曉簾幕風輕小院閒晝翠逕鶯來驚下新紅鋪繡倚危牆舊本一望一作高

榭海棠帶雨胭脂透又因循過了清明時候舊本又因循上

有算詔華三字倦遊宴風光滿目好景良辰誰共攜手恨被

榆錢買斷兩眉長皺憶高陽人散後落花流水人一作

仍依舊者情懷對東風盡成消瘦調寄倦尋芳慢今

曲中簾幙風柔庭幃畫永海棠帶雨胭脂後因循過了清明也等句本諸此

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音調悲壯又以古興亡事實之聞之使人慷慨良不與豔詞同科誠可喜也六州得名蓋唐人西邊之州伊州梁州石州甘州渭州氏州也宋人大祀大卹皆用此調明朝大卹則用應天長

學海類編
卷之
文
云

山谷全首用聲字爲韻注云效福唐獨木橋體不知何體也然猶上句不用韻至元美道場山則句句皆用山字謂之戲作可也詞中如效醉翁也字效楚詞些字兮字皆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至隳括體亦不作可也不獨醉翁如嚼蠟卽子瞻改琴詩琵琶字不現畢竟是全首說夢

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如野雲孤飛去畱無跡吳夢窗如七寶樓

臺眩人耳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又如聲聲慢云檀欒金碧婀娜蓬萊浮雲不蘸芳洲前八字恐亦太澀如唐多令云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颺颺此詞便不質實白石如疏影暗香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歸淡黃柳等曲不惟清虛又且騷雅讀之使人神魂飛越

小調要言短意長忌尖弱中調要骨肉停勻忌平板長調要操縱自如忌粗率能于豪爽中著一二精緻語
蘇婉中著一二激勵語尤見錯綜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小令中調有排蕩之勢者吳彥高之南朝千古傷心事
范希文之塞下秋來風景異是也長調極狎昵之情
者周美成之衣染鶯黃柳耆卿之晚晴初是也于此
足悟偷聲變律之妙

稼軒詞以激揚奮厲爲工至寶釵分桃葉渡一曲昵狎
溫柔魂銷意盡才人伎倆真不可測

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 秦少游一
向沈吟久大類山谷歸田樂引鏟盡浮詞直抒本色
而淺人常以雕繪倣之此等詞極難作然亦不可多

作

徐師川門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歐陽永叔強
將離恨倚江樓江水不能流恨去古人語不相襲又
能各見所長

填詞結句或以動蕩見奇或以迷離稱雋著一實語敗
矣康伯可正是銷魂時候也撩亂花飛晏叔原紫驢
認得舊遊蹤嘶過畫橋東畔路秦少游落花無語對
斜暉此恨誰知深得此法

詞家多翻詩意入詞雖名流不免吾常愛李後主一斛

學海類編
珠末句云繡牀斜凭嬌無那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唾
楊孟載春繡絕句云閒情正在停針處笑嚼紅絨唾
碧窗此卻翻詞入詩彌子瑕竟效顰于南子

詞雖以險麗爲工實不及本色語之妙如李易安眼波
纔動被人猜蕭淑蘭去也不教知怕人畱戀伊魏夫
人爲報歸期須及早休誤妾一春閒孫光憲畱不得
畱得也應無益嚴次山一春不忍上高樓爲怕見分
攜處觀此種句覺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安排一個
字費許大氣力

寫景之工者如尹鶚盡日醉尋春歸來月滿身李重光
酒惡時拈花蕊嗅李易安獨抱濃愁無好夢夜闌猶
剪燈花弄劉潛夫貪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皆
入神之句

毛稚黃

先舒

曰李易安春情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用世

說全句渾妙嘗論詞貴開宕不欲沾滯忽悲忽喜乍
遠乍近所爲妙耳如遊樂詞微須著愁思方不癡肥
李春情詞本閨怨結云多少遊春意更看今日晴未
忽爾開宕不但不爲題束併不爲本意所苦直如行

學海類編
文譜
雲舒卷自如人不覺耳

詞衷曰今人作詩餘多據張南湖詩餘圖譜及程明善
嘯餘譜二書南湖譜平仄差核而用黑白及半黑半
白圈以分別之不無魚豕之訛且載調太略如粉蝶
兒與惜奴嬌本係兩體但字數稍同及起句相似遂
誤爲一體恐亦未安至嘯餘譜則舛誤益甚如念奴
嬌之與無俗念百字謠大江東賀新郎之與金縷曲
金人捧露盤之與上西平本一體也而分載數體燕
臺春之卽燕春臺大江乘之卽大江東秋霽之卽春

霽棘影之卽疏影本無異名也而誤仍訛字或列數
體或逸本名甚至錯亂句讀增減字數而強綴標目
妄分韻脚又如千年調六州歌頭陽關引帝臺春之
類句數率皆淆亂成譜如是學者奉爲金科玉律何
以迄無駁正者耶

余少卿云郎仁寶

瑛

謂填詞名同而文有多寡音有平

仄各異者甚多悉無書可證然三人占則從二人取
多者證之可矣所引康伯可之應天長葉少蘊之念
奴嬌俱有兩首不獨文稍異而多寡懸殊則傳流抄

錄之誤也樂章集中尤多其他往往平仄稍異者亦多吾向謂閒亦有可移者此類是也又云有二句合作一句一句分作二句者字數不差妙在歌者上下縱橫所協此自確論子瞻填長調多用此法他人即不爾至于花閒集同一調名而人各一體如荷葉杯訴衷情之類至河傳酒泉子等尤甚當時何不另創一名耶殊不可曉愚按此等處近譜俱無定例作詞者既用其體于本題註明亦可

俞少卿云花閒集內三十二調草堂諸本所無尊前集

僅當花閒三之一而草堂所無者二十八調內八調與花閒同餘又皆花閒所無有喜遷鶯應天長三臺

名與草堂同而詞絕不同又有調同而名異者憶仙姿即

如夢令羅敷豔又有調同而微不同者瀟湘神赤棗

歌即醜奴兒令餘子一斛珠之亘殫述大抵一調之始隨人遣詞命

名初無定準致有紛拏至花草粹篇異體怪目渺不

可極或一調而名多至十數殊厭披覽後世有述則

吾不知愚按此類宋詞極多張宗瑞詞一卷悉易新

名近來近人亦閒效此余選悉從舊名而詳爲考註

庶使觀者披卷曉然耳

阮亭常云詞選須從舊名如本草誌藥一種數名必好稱新目無裨方理徒惑觀聽愚謂好用舊譜之改稱者如本草中之別名也又有自立新名按其詞則枵然無有者如清異錄中藥名好奇妄撰者也然閒有古名無謂而偶易佳名者如用修易六醜爲箇儂阮亭易秋思耗爲畫屏秋色但就本詞稱之亦不妨小作狡猾

詞有一體而數名者亦有數體而一名者詮敘字數不無次第參錯其一二字之閒在于作者研詳綜變譜中譜外多取唐宋人本詞較合便得指南張世文謝天瑞徐伯曾程明善等前後增損繁簡俱未盡善沈天羽謂花閒無定體不必派入體中但就河傳酒泉子諸調言耳要非定論前人著令後人爲律必謂花閒無定體草堂始有定體則作小令者何不短長任意耶中郎虎賁吾善乎俞光祿之言耳

詞之歌調旣已失傳而後人製調創名者亦復不乏如用修之落燈風款殘紅元美之小諾皋怨朱絃緯真

學海類編
之 watermark 聲裂石青江仲茅之美人歸仲醇之闌干拍
以及支機集之琅天樂天台宴等類不識比之樂章
大聲諸集輒叶律與否文人偶一爲之可也

宋人諸體亦有不可驟解者如蘇長公之阜羅特髻中調

連用七采菱拾翠字程書舟之四代好長調連用八好

字劉龍洲之四犯剪梅花長調中犯解連環醉蓬萊二段

雪獅兒等體又如柳屯田樂章集中如傾杯塞孤祭

天神諸長調俱不分換頭凡此等類未易縷析龍洲

之四犯想卽如南北曲之有二犯三犯耶或後人所

增如劉暉之嫁名歐陽未可知也

調名原起之說起于楊用修及都元敬而沈天羽掩楊

論爲己說如蝶戀花取梁元帝翻階蛺蝶戀花情滿

庭芳取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點絳脣取江掩白雪

凝瓊貌明珠點絳脣鷓鴣天取鄭嵎春遊雞鹿塞家

在鷓鴣天惜餘春取太白賦語浣溪紗取杜陵詩意

青玉案取四愁詩語踏莎行取韓偓詩踏莎行草過

青溪西江月取衛萬詩只今惟有西江月菩薩蠻西

域婦髻也蘇幕遮高昌女子所載油帽西域婦帽也尉遲杯尉

遲敬德飲酒必用大杯也蘭陵王每入陣必先歌其
勇也生查子古槎字張騫乘槎事也瀟湘逢故人柳
渾詩句也此升菴詞品也即沈天羽所載疏名又如滿庭芳取
柳柳州滿庭芳草積玉樓春取白樂天詩玉樓宴罷
醉和春丁香結取古詩丁香結恨新霜葉飛取杜詩
清霜洞庭葉故欲別時飛清都宴取沈隱侯朝上閭
闔宮夜宴清都關又云風流子出文選劉良文選註
曰風流言其風美之聲流于天下子者男子之通稱
也荔枝香出唐書貴妃生日命小部奏曲未有新名

適進荔枝至因名荔枝香解語花出天寶遺事亦明
皇稱貴妃語解連環出莊子連環可解也華胥引出
列子黃帝晝寢夢遊華胥之國如塞垣春塞垣二字
出後漢書鮮卑傳玉燭新玉燭二字出爾雅此元敬
南濠詩話也卓珂月又云多麗張均妓名善琵琶者
也念奴嬌唐明皇宮人念奴也愚按宋人詞調不下
千餘新度者即本詞取句命名餘俱按譜填綴若一
一推鑿何能盡符原指安知昔人最始命名者其原
詞不已失傳乎且僻調甚多安能一一傳會載籍自

命稽古學者甯失闕疑毋使後人徒資彈射可耳胡元瑞筆叢駁用修處最多其辨詞調尤極覲縷如辨詞名之本詩者點絳脣青玉案等楊說或協餘俱偶合未必盡自詩中滿庭芳草易黃昏唐人本形容淒寂詞名滿庭芳豈應出此生查子謂查卽古槎字合之博望意義不通菩薩蠻謂蠻國之人危髻金冠瓔絡被體故名非專指婦髻也蘭陵王入陣曲見北齊史尉遲大杯正史無攷乃誤認元人雜劇鷓鴣天謂本鄭嵎詩則雞鹿塞當入何調曲中有黃鶯兒水底

魚鬪鷓鴣混江龍等又本何調耶元瑞此論可謂詞品董狐矣愚按用修元敬俱號綜博而過于求新作好遂多璫漏如一滿庭芳而用修謂本吳融元敬謂本柳州果何所原起歟風流子二字一解尤爲可笑詞中如賽浦子竹馬子之類極多亦男子通稱耶則兒字又屬何解荔枝香解語花與安公子等類相近似乎可据若連環華胥本之莊列塞垣玉燭本之後漢書爾雅遙遙華胥探河宿海母乃太遠此俱穿鑿附會之過也然元瑞考據精詳而于詞理未盡研涉

毛稚黃詩辨抵駁胡元瑞云詞人以所長入詩其七言律非平韻玉樓春則襯字鷓鴣天而玉樓春無平韻者鷓鴣天無襯字者是不知有瑞鷓鴣而以臆說附會也此數調本在眉睫而持論或誤信乎博而且精之爲難矣 愚又按詞品序中云唐七言律卽詞之瑞鷓鴣也七言仄韻卽詞之玉樓春也胡豈不知而臆辭若此豈有意避楊語或下筆之偶誤耶

詞品云唐詞多緣題所賦臨江仙則言水仙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緣祠廟巫山一段雲則狀巫峽醉

公子則咏公子醉也胡元瑞藝林學山云諸詞所咏固卽詞名然詞家亦閒如此不盡泥也菩薩蠻稱唐世諸調之祖昔人著作最眾乃無一曲與詞名相合餘可類推猶樂府然題卽詞曲之名也聲調卽詞曲音節也宋人填詞絕唱如流水孤村曉風殘月等篇皆與調名了不關涉而王晉卿人月圓謝無逸漁家傲殊碌碌無聞則樂府所重在調不在題明矣愚按此論楊固太泥胡亦未盡通方也大率古人由詞而製調故命名多屬本意後人因調而填詞故賦寄率

離原詞曰填曰寄通用可知宋人如黃鶯兒之咏鶯
迎新春之咏春月下笛之咏笛暗香疏影之咏梅粉
蝶兒之咏蝶如此之類其傳者不勝屈指然工拙之
故原不在是近人偶爾引用巧不累雅若籍是名工
所謂竇中窺日未見全照耳

沈天羽云詞名多本樂府然去樂府遠矣南北劇名又

本填詞然去填詞更遠爲按南北劇與填詞同者青

杏兒

中調

卽北劇小石調憶王孫

小令

卽北劇仙呂調小

令之搗練子生查子點絳脣霜天曉角卜算子謁金

門憶秦娥海棠春秋藥香燕歸梁浪淘沙鷓鴣天虞
美人步蟾宮鵲橋仙夜行船梅花引中調之唐多令
一剪梅破陣子行香子青玉案天仙子傳言玉女風
入松剔銀燈祝英臺近滿路花戀芳春意難忘長調
之滿江紅紅尾犯滿庭芳燭影搖紅絳都春念奴嬌高
陽臺喜遷鶯東風第一枝眞珠簾齊天樂二郎神花
心動寶鼎現皆南劇之引子小令之柳稍青賀聖朝
中調之醉春風紅林擒近驀山溪長調之聲聲慢八
聲甘州桂枝香永遇樂鮮連環沁園春賀新郎集賢

賓哨徧皆南劇慢詞外此鮮有相同者更有南北曲
與詩餘同名而調實不同者又不能盡數胡元瑞云
宋人黃鶯兒桂枝香二郎神高陽臺好事近醉花陰
八聲甘州之類與元人毫無相似若菩薩蠻西江月
鷓鴣天一剪梅元人雖用悉不可按腔矣愚按此等
九宮譜中悉載然有全體俱似者又有不用換頭者
至詞曲之界本有畦畛不得謂調同而詞意悉同竟
至儒墨無辨也

小調換頭長調多不換頭閒如小梅花江南春諸調凡
換韻者多非正體不足取法

張玉田謂詞不宜和韻蓋詞語句參錯復格以成韻支
分驅染欲合得離能如李長沙所謂善用韻者雖和
猶如自作乃妙近則香嚴諸集半用宋韻阮亭稱其
與和杜諸作同爲天才不可學其餘名手多喜爲此
如和坡公楊花諸闕各出新意篇篇可誦但不可如
方千里之和片玉張杞之和花閒首首強叶縱極肖
能如新豐鷄犬盡得故處乎

詞有隳括體有迴文體迴文之就句迴者自東坡晦菴

始也其通體迴者自義仍始也近來阮亭文友有一首迴作兩調者文人慧筆曲生狡獪此中故有三昧匪徒乞靈竇家餘巧也

嗣之紇那曲長相思五言絕句也

俱載尊前集中

柳枝竹枝清

平調引小秦王陽關曲八拍蠻浪淘沙七言絕句也

阿那曲雞叫子仄韻七言絕句也

花間集多收諸體

瑞鷓鴣

七言律詩也

載草堂集中

款殘紅五言古詩也

楊用修體裁

體裁

易混徵選實繁故當稍別之以存詩詞之辨

張南湖詩餘圖譜于詞學失傳之日創為譜系有葦路

藍縷之功虞山詩選云南湖少從西樓王氏遊刻意填詞必求合某宮某調某調第幾聲其聲出入第幾犯抗墜圓美必求合作則此言似屬溢論大約南湖所載俱係習見諸體一按字數多寡韻脚平仄而于音律之學尙隔一塵試觀柳永樂章集中有同一體而分大石歇指諸調按之平仄亦復無別此理近人原無見解亦如公敵所言徐六擔板耳

詞有定名卽有定格其字數多寡平仄韻脚較然中有參差不同者一曰襯字文義偶不連暢用一二字襯

學海類編
之密按其音節虛實閒正文自在如南北劇這字那
字正字個字卻字之類從來詞本卽無分別不可不
知一日宮調所謂黃鐘宮仙呂宮無射宮中呂宮正
宮仙宮調歇拍調高平調大石調小石調正平調越
調商調也詞有同名而所入之宮調異字數多寡亦
因之異者如北劇黃鐘水仙子與雙調水仙子異南
劇越調過曲小桃紅與正宮過曲小桃紅異之類一
日體製唐人長短句皆小令耳後演爲中調爲長調
一名而有小令復有中調有長調或係之以犯以近

以慢別之如南北劇名犯名賺名破之類又有字數
多寡同而所入之宮調異名亦因之異者如玉樓春
與木蘭花同而以木蘭花歌之卽入大石調之類又
有名異而字數多寡則同如蝶戀花一名鳳棲梧鵲
橋枝如念奴嬌一名百字令酹江月大江東去之類
不能殫述矣

東坡賀新涼詞乳燕飛華屋云云後段石榴半吐紅巾
感以下皆咏榴卜筭子缺月挂疏桐云云縹緲孤鴻
影以下皆說鴻別一格也

學海類編
詞統源流
二五
詞
調中用事最難要緊著題融化不澀如東坡永遇樂云
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白石
疏影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壽
陽事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珮
環月下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詩此皆用事不
爲所使

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詞之正
宗也溫韋豔而促黃九精而刻長公麗而壯幼安辨
而奇又其次也詞之變體也詞體大約有二一體婉
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詞調蘊藉豪放者欲其氣
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約蘇
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約詞體以婉約爲正故東坡
稱少游爲今之詞手後山評東坡如教坊雷大使舞
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詞

國

詞藻卷第一

清 海鹽彭孫適駿孫著

殘月曉風大江東去鐵板紅牙褒譏千古特是優伶
之口強爲差排其妙處固未必深悉也余于詞學頗
有領會因爲搜討名人緒論以己見參之名之曰詞
藻分爲四卷所謂蛾眉不同貌而俱動于魄芳草甯
共氣而皆悅于魂善乎江淹之見良有以夫

南唐書載元宗手寫攤破浣溪沙二詞賜樂部王感化
云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閒還與韶光共憔悴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文評
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
珠何限恨倚闌干又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
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
結雨中愁回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情致如許當是叔
寶後身

馮延巳作謁金門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閒引鴛鴦
芳徑裏手按紅杏藥鬪鴨闌干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
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鵲喜元宗戲云吹雛一池春水
千卿何事對曰未若陛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

玉笙寒也

南唐李後主煜作烏夜啼一詞最爲悽惋詞曰無言獨
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
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
也

蘇東坡大江東去有銅將軍鐵綽板之譏柳七曉風殘
月謂可令十七八女郎按紅牙檀板歌之此袁絢語也
後人遂奉爲美談然僕謂東坡詞自有橫槊氣槩固是
英雄本色柳纖豔處亦麗以淫耳况楊柳外句又本魏

學洋類編
承班漁歌子窗外曉鶯殘月只改二字增一字焉得獨
擅千古合取二詞竝誌于後蘇念奴嬌赤壁懷古云大
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
周郎赤壁亂石穿雲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
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
羽扇綸巾談笑閒樓虜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
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柳雨零鈴秋別
云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悵飲無緒方畱
戀處蘭丹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念去去千

里煙波暮靄沈沈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
落清秋節令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
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流待與何人說柳七

墓在真州城西仙人掌王阮亭嘗有詩云殘
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亦佳句也

遯菴閒覽云張子野先郎中以樂章擅名一時宋子京
祁尙書奇其才先往見之一將命者謂曰尙書欲見雲
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
意鬧尙書邪遂出置酒盡歡宋玉樓春詞云東城漸覺
風光好縠縐波紋迎客棹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

學海類編
春意鬧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爲君持酒
勸斜陽且向花閒畱晚照張天仙子詞云水調數聲持
酒勸聽午睡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
流景往事悠悠空記省沙上竝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
弄影重重翠幙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
徑

古今詩話云有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爲張三中卽
眼中淚心中事意中人也子野云何不目之爲張三
影客不曉子野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籠

捲花影柳徑無人墮飛絮無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
遂又名張三影按天聖時有兩張先皆字子野俱第
進士其能詩壽考悉同一博州人號張三影者是也
一吳興人見齊東野語胡氏應麟筆叢所載如此

賀方回鑄嘗作青玉案詞云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

芳塵去錦瑟年華誰與度月臺花榭瑣窗朱戶惟有春
知處碧雲冉冉蘅皋暮綵筆新題斷腸句誰問閒愁都
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山谷最稱之有
云解道江南腸斷句世閒只有賀方回僕壬子渡江題

北征詞亦有句云縱使紅鹽才一曲也應腸斷賀方回
按方回本山陰人徙姑蘇之醋坊橋有小築在橫塘
嘗往來其閒一日訪僧不遇題絕句云破冰泉脈漱
籬根壞衲猶疑掛樹猿蠟屐舊痕渾不見東風先爲
我開門王荊公極愛之詩載龔明之中吳紀聞 周
少隱云方回有梅子黃時雨之句人謂之賀梅子方
回寡髮郭功甫指其髻曰此真賀梅子也 潘子真
云寇萊公詩杜鵑啼處血成花梅子黃時雨如霧世
推方回所作爲絕唱蓋用萊公語也

晏叔原爲元獻公殊之暮子自號小山有樂府與珠玉
集竝行于世慶歷中開封府與棘寺同日奏獄空仁宗
于宮中宴集叔原作鷓鴣天詞大稱上意詞曰碧藕花
開水殿涼萬年枝上轉朝陽昇平歌管隨天仗祥瑞封
章滿御牀金掌露玉爐香歲華方共聖恩長皇州又奏
圓扉靜十樣宮眉捧壽觴

舒信道名直神宗朝御史與李定同陷東坡于罪者嘗
作薩菩蠻詞云江梅未放枝頭結紅樓已見山頭雪待
得此花開知君來未來風帆雙畫鷁小雨隨行色空得

鬱金裙酒痕和淚痕王阮亭極賞此詞常曰鍾退谷評閻邱曉詩謂具此手段方能殺王龍標此等語乃出渠輩手豈不可惜僕每讀嚴分宜鈴山堂詩至佳處輒作此嘆

辛稼軒守南徐日每開宴必命侍姬歌其所作賀新涼云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遊零落只今餘幾白髮空垂三十丈一笑人閒萬事問何物能令公喜我見青山多嫵媚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一尊搔首東窗裏想淵明停雲詩就此時風味江左沈酣求名者豈識

濁醪妙理回首叫紫雲飛起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歌竟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旣而作永遇樂序北府事云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否特置酒召客使妓迭歌益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客多遜謝相臺岳珂時

年甚少率然對曰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如范文正公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尙竊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珂曰前篇豪視一世獨前
後二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于是大喜酌酒
謂座中曰夫君實中予痼乃改其語日數易累月未竟
其刻意如此沒後百餘年邯鄲張野過辛墓有詞曰嶺
頭一片青山可能埋得凌雲氣又曰漫人閒畱得陽春
白雪千載下無人繼稼軒之槩可知矣朱晦菴沒黨禁
方嚴稼軒獨爲文哭之卒之日家無餘財僅餘著述數

帙而已謝疊山經其墓夜聞大聲疾呼似鳴其不平者
疊山爲文祭之而聲始息嗚呼異哉

張志和漁父詞云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顧
況漁父詞曰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口潮平黃魯直取
二詞合爲浣溪紗一闋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
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沈鉤青箬笠前無眼事綠蓑衣底
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云山谷此詞清麗新婉
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贊花貌真得漁父家風然才
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闊浪乎

無名氏菩薩蠻云牡丹帶露眞珠顆佳人折向庭前過
含笑問檀郎花强妾貌强檀郎故相惱只道花枝好一
面發嬌嗔碎按按音那花打人唐宣宗嘗稱之時有婦

人斷夫兩足者宣宗戲曰此亦碎按花打人耶宋退翁

齊愈

宣和閒爲太學官固陵召對曰卿文章新奇可作

梅詞進呈須是不經人道語齊愈立進眼兒媚詞云霏
霏疏影轉征鴻人語暗香中小橋斜渡曲屏深院水月
濛濛人閒不是藏春處玉笛曉霜空江南處處黃垂密
雨綠漲薰風天語稱善次日諭近臣曰宋齊愈梅詞非

惟不經人道又且自開花說至結子黃熟并天色言之
可謂盡之矣

康伯可有聲樂府待詔金馬門凡中興粉飾治具及慈
甯歸養兩宮歡集必假伯可之歌詠故應制之詞爲多
一日上元節進瑞鶴仙詞云瑞煙浮禁苑正絳闕春回
新正方半冰輪桂華滿溢花街歌市芙蓉開徧龍樓兩
觀見銀燭星球有爛捲珠簾盡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釧
堪羨綺羅叢裏蘭麝香中正宜遊玩風柔夜暖花影亂
笑聲喧鬧蛾兒滿路成團打塊簇著冠兒鬪轉喜皇都

舊日風光太平再見上皇覽之極稱賞風柔夜暖以下
賜金甚厚

秦檜生日伯可獻喜遷鶯詞云臘殘春早正簾幙護
寒樓臺清曉寶運當千佳辰餘五嵩嶽誕生元老帝
遣阜安宗社人仰雍容廊廟盡道是文章孔孟勲庸
周召師表方眷遇魚水君臣須信從年少玉帶金魚
朱顏綠鬢占斷世閒榮耀篆刻鼎彝將徧整頓乾坤
都了願歲歲見柳梢青淺梅英紅小

秦少游踏莎行云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
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
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
湘去東坡絕愛尾二句余謂不如杜鵑聲裏斜陽暮尤
堪腸斷

王道叟觀作慶清朝慢踏青詞風流楚楚世以爲高于
屯田集遂名冠柳詞云調雨爲酥催冰作水東君分付
春還何人便將輕暖點破殘寒結伴踏青去好平頭鞋
子小雙鸞煙郊外望中秀色如有無閒晴則箇陰則箇
餌釘得天氣有許多般須教鏤花撥柳爭要先看不道

吳綾繡襪香泥斜沁幾行斑東風巧盡收翠綠吹在眉
山

天氣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近且住爲佳爾此晉無
名氏帖中語也辛稼軒融化作霜天曉角詞云吳頭楚
尾一棹人千里休說舊愁新恨長亭樹今如此宦遊吾
倦矣玉人畱我醉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爲佳爾晉人
語本入妙而詞又融化之如此可謂珠璧相照耳

東坡夜登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永遇樂詞云明月如霜
好風如水清景無限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

統如五鼓錚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覓
處覺來小園行徧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
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古今如夢何曾夢覺
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南樓夜景爲徐浩歎後秦少游
白會稽入京見東坡坡云久別當作文甚勝都下盛唱
公山抹微雲之詞秦遜謝坡遽云不意別後公卻學柳
七秦答曰某雖無識亦不至是先生之言無乃過乎坡
云銷魂當此際非柳詞句法乎秦慚服又問別作何詞
秦舉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鞏驟坡云十三個字

只說得一個人騎馬樓前過秦問先生近著坡云亦有一詞說樓上事乃舉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晁無咎在座云三句說盡張建封燕子樓一段事奇哉按山抹微雲少游客會稽席上有所悅賦滿庭芳詞也詞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共飲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漫贏得秦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染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又小樓連苑太虛新

寄營妓婁婉詞也婉字東玉詞中藏其字在焉調寄水龍吟曰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鞏驟疏簾半捲單衣初試清明時候破暖輕風弄晴微雨欲無還有賣花聲過盡垂楊院落紅成陣飛鴛鴦玉佩丁東別後悵佳期參差還又名韁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照人依舊少游有壻爲人所侮乃大呼曰吾是山抹微雲女壻也可供一笑杭之西湖有一閒閑唱少游滿庭芳偶然悞舉一韻云畫角聲斷斜陽妓琴操在側曰畫角

聲斷譙門非斜陽也倅因戲之曰爾可改韻否琴卽
改作陽字韻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斜陽
暫停征轡聊共飲離觴多少蓬萊舊侶頻回首煙靄
茫茫孤村裏寒鴉萬點流水遶低牆魂傷當此際輕
分羅帶暗解香囊漫贏得秦樓薄倖名狂此去何時
見也襟袖上空有餘香傷心處高城望斷燈火已昏
黃東坡聞而賞之

東坡在黃州作卜算子詞云缺月桂疏桐漏斷人初靜
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

省揀盡寒枝不肯棲楓落吳江冷山谷以爲非喫煙火
食人語銅陽居士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時也幽人
不得志也獨往來無助也驚鴻賢人不安也回首愛君
不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偷安于高位也
寂寞吳江冷非所安也與考槃詩相似阮亭稱其村夫
子強作解事令人欲嘔韋蘇州滁州西澗詩疊山亦以
爲小人在朝賢人在野之象令韋郎有知豈不叫屈僕
嘗戲謂坡公命宮磨蝎湖州詩案生前爲王珪舒亶輩
所苦身後又硬受此差排耶

學海類編
者舊續聞云趙右史云余頃于鄭公實處見東坡真
蹟書卜算子斷句云寂寞沙汀冷刊本作楓落吳江
冷詞意全不相屬也

少游贈歌妓陶心兒南歌子詞云玉漏迢迢盡銀潢淡
淡橫夢回宿酒未全醒已被鄰雞催起怕天明臂上妝
猶在襟閒淚尙盈水邊燈火漸人行天外一鉤殘月帶
三星末句暗藏心字子瞻誚其恐爲他姬厮賴也

林處士妻梅子鶴可稱千古高風矣乃其長相思惜別
調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

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何等風致
閒情一賦詎必玉瑕珠類耶

連可久江湖得道之士也十二歲其父攜見熊曲肱適
有漁父過前令賦漁父詞連應聲作清平樂云陣鴻驚
處一網沈江渚落葉亂飛和細雨撥棹不如歸去蘆花
輕汎微瀾蓬窗獨自清閒一覺遊仙好夢任他竹冷松
寒曲肱贈以詩且謂此子富貴中畱不住後果爲羽衣
多往來西山

東坡製蝶戀花詞云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來時綠水

學海類編
人家遶枝上柳絲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牆裏鞦韆
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
卻被無情惱常令朝雲歌之雲唱至柳絲句輒爲掩抑
怊悵如不自勝坡問之曰妾所不能竟者天涯何處無
芳草句也

辛稼軒摸魚兒春晚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忽忽春又
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
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
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悞蛾眉曾有人如千金

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
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可謂怨之至矣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若
遇漢唐甯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范希文漁家傲邊愁
云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
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
勒歸無計羌笛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詞旨蒼涼多道邊鎮之苦歐陽永叔每呼爲窮塞主詩
非窮不工乃于詞亦云

蘇叔黨名過坡仙季子作點絳脣詞云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好個霜天閒卻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秦處度名湛少游子也亦作卜筮子詞云春透水波明寒峭花枝瘦極目煙中百尺樓人在樓中否四和裊金鳧雙陸思纖手擬倩東風浣此情情更濃于酒合兩詞觀之二公可謂有子

蘇叔黨詞能改齋漫錄云汪彥章作彥章在翰苑屢致言者作此詞或問曰歸夢濃于酒何以在曉鴉啼

後公曰無奈這一隊畜生何按曉鴉草堂改作亂鴉歸夢改作歸興今從吳虎臣能改齋漫錄正之

毛幵爲郡見一婦人陳牒立雨中作清平樂云醉紅宿翠髻驪烏雲墜管是夜來不睡那更今朝早起春風滿搦腰支階前小立多時恰恨一番春雨想應溼透鞋兒宋人小說盛稱此詞

陳去非蜀人季常之孫也爲高宗所眷注詞品極佳語意超絕識者謂可摩坡仙之壘有桂花詞云黃衫相倚翠葆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楚人未

學海類編
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無住菴中新夢一枝喚起幽禪
爲時所稱

無名氏眉峰碧云蹙破眉峰碧纖手還重執鎮日相看
未足時便忍使鴛鴦隻薄暮投村驛風雨愁通夕窗外
芭蕉窗裏人分明葉上心頭滴宋徽宗極賞此詞嘗手
書以問曹組不知何人作也

周文璞宋淳熙閒人詩詞奇怪人以方李賀有鍾山詩
云往在秦淮問六朝江頭只有女吹簫昭陽太極無行
路幾歲鵝黃上柳條又言花閒集只得絲雨溼流光五

字微妙其題酒家壁詞云還了酒家錢便好安眠大槐
宮裏著貂蟬行到江南知是夢雪壓漁船盤薄古梅邊
也是前緣鵝黃雪白又醒然一事最奇君記取明日新
年詞旨飄逸迥出塵表

汪彥章爲張邦昌雪罪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本爲尊
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其顛倒是非助奸佑逆
不足言也乃其詞自佳嘗見畫舫有映簾而觀者僅露
其額賦醉落魄云小舟簾隙佳人半露梅妝額綠雲低
映花如刻卻似秋宵一線銀蟾白髻兒梢朶香紅拗鈿

學海類編
蟬隱隱搖金碧春山秋水渾無迹不露牆頭些子真消息

詞藻卷第二

清 海鹽彭孫適駿孫著

劉改之過以詩名江左放浪吳楚閒辛稼軒守京口登
多景樓劉敞衣曳履而來辛命賦雪以難字爲賦劉吟
云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遂上武昌作唐
多令云蘆葉滿汀洲寒沙帶淺流二十年重過南樓柳
下繫船猶未穩能幾日又中秋黃鶴斷磯頭故人曾到
否舊江山都是新愁欲買桂花同載酒終不似少年遊
劉此詞楚中歌者競唱之

李清照聲聲慢秋閨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醜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首句連下十四個疊字真似大珠小珠落玉盤也六一居士踏莎行離別云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薰風暖搖征轡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闌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

更在春山外王阮亭曰升菴以平蕪句擬石曼卿水盡天不盡人在天盡頭未免河漢蓋不但意近而工拙懸殊也

李易安作重陽醉花陰詞寄其夫趙明誠云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噴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明誠自媿弗如乃忘寢食三日夜得十五闋雜易安作以示陸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有莫道不銷魂三句絕佳政易安作也李又有春晚如夢令

云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極爲人所贈炙明誠
卒易安祭之云白日正中嘆龐翁之機捷堅城自墮憐
杞婦之悲深文亦慘黯惜其再適張汝舟爲世所薄易
安旣嫁汝舟與之反目嘗作札寄人曰猥以桑榆之暮
景配此狙僧之下材按盧雅雨辨其無適張汝舟事甚詳見重刊金石錄序
潘朗憶餘杭云長憶西湖湖水上盡日凭闌樓上望三
三兩兩釣魚舟島嶼正清秋笛聲依約蘆花裏白鳥成
行忽飛起別來閒想整綸竿思入水雲寒東坡甚愛此

詞書于玉堂屏風

寇萊公準夜度娘曲云煙波渺渺一千里白蘋香散東
風起惆悵汀洲日暮時柔情不斷如春水升菴舉似大
復認爲唐音

范文正司馬溫公韓魏公皆一時名德重望范御街行
日紛紛墜葉飄香砌夜寂靜寒聲碎珍珠簾捲玉樓空
天澹銀河垂地年年今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愁腸
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欹語盡孤
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閒心上無計相迴避韓點絳脣詞

學海類編
詞
日病起慙慙向庭前花樹添憔悴亂紅飄砌滴盡珍珠
淚惆悵前春誰向花前醉愁無際武陵凝睇人遠波空
翠溫公西江月云寶髻鬆鬆縮就鉛華淡淡妝成紅雲
翠霧罩輕盈飛絮游絲無定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
無情笙歌散後酒微醒深院月明人靜人非太上未免
有情當不以此累其白璧也

晉宰相和凝少年好爲曲子契丹入彝門號爲曲子相
公有滿子詞曰正是破瓜年紀含情慣得人饒桃李精
神鸚鵡舌可堪虛度良霄卻愛藍羅裙子羨他長束織
腰亦香籤佳句也

金章宗喜文學善書畫宋徽宗以蘇合油煙爲墨章購
得之一兩價黃金一觔有題扇蝶戀花詞云幾股湘江
龍骨瘦巧樣翻騰疊作湘波皺金縷小鈿花草鬪翠條
更結同心扣金殿珠簾閒永晝一握清風漸喜懷中透
忽聽傳宣須急奏輕輕褪入香羅袖又有擘橙爲輓金
杯者賦生查子詞云風流紫府郎痛飲烏紗岸柔輓九
回腸冷怯玻璃盞纖纖白玉葱分破黃金彈借取洞庭
春飛上桃花面亦南唐李氏父子之流也

學海類編
四
文
金主亮頗知書閱柳耆卿西湖作欣然有慕于三秋桂
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乃密隱畫工于奉使
中寫臨安山水復畫己像題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嘗
中秋舉杯待月不至賦鵲橋仙云停杯不舉停歌不發
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作許大通天障礙蚪
髯撚斷星眸瞪裂惟恨劍鋒不快一揮截斷紫雲腰要
細看嫦娥體態出語崛強真是咄咄逼人

黨承旨懷英宋太尉進孫母夢英筠托宿而生丰儀秀
整初與辛幼安同師蔡伯堅筮仕決以著辛得離決意

南歸黨得坎遂畱事金皇叔伏誅黨作詔云天下一家
詎可窺乎神器公族三宥卒莫追于常刑非忘本根骨
肉之情蓋爲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親乃于
閒歲之中連致逆謀之起恩以義掩至于重典之亟行
天高聽卑殆非此心之得已興言及此惋嘆何窮論者
以爲百年以來制誥第一黨嘗作青玉案詠茶云紅莎
綠蒨春風餅趁梅驛來雲嶺紫桂巖空瓊竇冷佳人卻
恨等閒分破縹緲雙鸞影一甌月露心魂醒更送清歌
助清興痛飲休辭今夜永與君洗盡滿襟煩暑別作高

寒境與黃魯直口不能言心下快活雅俗自覺霄壤
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
語傳正曰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
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爲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
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云欲畱年少待富
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傳正笑而悟

漫叟詩話云古樂府詩云今世襤襪者觸熱向人家襤
襪集韻解之曰不曉事予素畏熱乃觸熱入人家其謂
不曉事宜矣嘗愛王逐客作夏詞雨中花不用浮瓜沈

李等事而天然有塵外涼思其詞曰百尺清泉聲陸續
映瀟湘碧梧翠竹面千步迴廊重重簾幙小枕欹寒玉
試展鮫綃看畫軸見一片瀟湘凝綠待玉漏穿花銀河
垂地月上闌干曲此語非觸熱者之所知也

一盤消夜江南果喫果看書只清坐罪過梅花料理我
一年心事一生牢落盡向今宵過此身本是山中箇纔
出山來便帶錯手種青松應是大縛茅深處抱琴歸去
又是明年那此薛泳沂叔客中守歲詞也沂叔久客江
湘瀕老懷歸遂賦此詞晚于溪上小築名水竹居其所

爲詩有歸心如病葉一片落江城句去唐人思致不遠
黃魯直少時喜造纖淫之句法秀訶曰應墮犁舌地獄
魯直答云空中語耳晚年戲效竇甯勇禪師詠古德靈
雲遺事作漁家傲云三十年來無孔竅幾回得眼還迷
照一見桃花參學了呈法要無絃琴上單于調摘葉尋
枝虛半老拈花特地重年少今後水雲人欲曉非元妙
靈雲合破桃花笑合破桃花笑會得此意直是臨去秋
波那一轉應許老僧共參也

臨川謝無逸嘗作咏蝶詩三百首其警句云飛隨柳絮

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人盛稱之因呼爲謝胡蝶有
卜算子詞云煙雨幕橫塘紺色涵清淺誰把并州快剪
刀剪取吳江半隱几岸烏巾細葛含風軟不見柴桑避
俗翁心共孤雲遠標致雋永全無薌澤可稱逸調

按謝胡蝶

可配鄭
鷓鴣

宋鄭域字中卿三山人使金回有燕谷剽聞二卷紀金
事甚詳昭君怨詠梅一詞云道是春來花未道是雪來
香異水外一枝斜野人家冷落竹籬茅舍富貴玉堂瓊
榭兩地不同栽一般開比興甚佳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詞藻卷第一
文詞
金元百年閒樂府推蔡伯堅與吳彥高號吳蔡體其和
大江東去乃樂府中最得意者詞云離騷痛飲問人生
佳處能消何物江左諸人成底事空想巖巖青壁五畝
蒼煙一邱寒玉歲晚憂風雪西州涕淚至今悲感前傑
我夢卜築蕭閒覺來巖桂十里幽香發塊磊胸中冰與
炭一酌春風都滅勝日神交悠然得意離恨無毫髮古
今同到永和徒記年月

翰林學士聶冠卿嘗于李良定公席上賦多麗詞云想
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向其閒賞心樂事就中難是并得

况東城鳳臺池苑泛晴波淺照金碧露洗桐華煙霏絲
柳綠陰搖曳蕩春一色畫堂迴玉簪瓊珮高會盡詞客
清歡久重然絳蠟別就瑤席有翩若驚鴻體態暮爲行
雨標格浥珠淚緩歌妖麗似聽流鶯亂花隔慢舞縈回
嬌鬟低驪腰肢纖細困無力忍分散彩雲歸後何處更
尋覓休辭醉明月好花莫漫輕擲蔡君謨時知泉州寄
良定公書云新傳多麗辭使病夫舉首增嘆又近者有
自京師言諸公春日多會于無伯園池因念昔遊輒形
篇詠云綠渠春水走潺湲畫閣峰巒映碧鮮酒令已行

學海類編
金盞側樂聲初認翠裙圓清遊勝事傳都下多麗新詞
到海邊曾是尊前沈醉客天涯回首重依然茗溪漁隱
曰冠卿詞有露洗桐華煙霏絲柳之句此正是仲春天
氣下句乃云綠陰搖曳蕩春一色其時未有綠陰亦病
語也

廬陵陳子宏云蔡光工于詞靖康中陷金辛幼安嘗以
詩詞謁之蔡曰子之詩則未也他日當以詞名家故稼
軒歸宋晚年詞筆尤高嘗作賀新郎云綠樹聽鶗鴂更
那堪杜鵑聲住鷓鴣聲切啼到春歸無啼處苦恨芳菲

都歇算未抵人閒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
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身名烈向河梁回首萬里
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
歌未撤啼鳥還知如此恨料不啼清淚空啼血誰伴我
醉明月此詞盡集許多怨事全與太白擬恨賦相似又
止酒沁園春云杯汝前來老子今朝點檢形骸甚長年
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溢氣似奔雷漫說劉伶古今達
者醉後何妨死便埋如此嘆汝于知己真少恩哉更憑
歌舞爲媒算只合作平居鴆毒猜况怨無大小生于所

愛物無美惡過則爲災與汝成言勿畱意去吾力猶能
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則去招則須來此又如賓戲解
嘲等作乃是把作古文手段寓之于詞賦築偃湖云疊
嶂西馳萬馬回旋眾山欲東正驚湍直下跳珠倒濺小
橋橫截新月初逢老合投閒天教多事檢校長身十萬
松吾廬小在龍蛇影外風雨聲中爭先見面重重看爽
氣朝來三四峰似謝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戶車騎
雍容我覺其閒雄深雅健如對文章太史公新堤路問
偃湖何日煙水濛濛說松而及謝家相如太史公自非

脫落故常者未易闖其堂奧近日作詞者惟說周美成
姜堯章而以東坡爲詞詩稼軒爲詞論此說固當蓋曲
者曲也固當以委曲爲體然徒狃于風情婉變則亦易
厭回視稼軒所作自覺豪爽

湘山野錄云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
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
歸程長亭更短亭

右調菩
薩蠻

此詞不知何人寫在鼎州滄

水驛樓復不知何人所作魏道輔泰見而愛之後至長
沙得古風集于曾子宣內翰家乃知李白所撰

學海類編
詹天游以豔詞得名見諸小說其送童養天兵後歸杭
齊天樂云相逢喚醒金華夢胡塵暗斑吟髮倚擔評花
認旗沽酒歷歷行歌奇跡吹香弄碧有坡柳風情逋梅
月色畫鼓江船滿湖春水斷橋客當時何限怪侶甚花
天月地人被雲隔卻載蒼煙招白鷺一醉修江又別今
回記得再折柳穿魚賞梅催雪如此湖山忍教人更說
此伯顏破杭州之後也觀其詞全無黍離之感桑梓之
悲而止以遊樂言宋末之習上下如此其亡也不亦宜
乎

白苧詞傳者至少其正宮一闋世以爲紫姑神所作也
方寫至追昔燕然畫角寶輪珊瑚是時丞相虛作銀城
撫得或問出何書答曰天上文字汝那得知末句云東
君暗遣花神先到南國昨夜江梅漏泄春消息殊爲騷
雅蜀人郝宗文以春初邀請旣降自稱蓬萊仙人玉英
書浪淘沙詞云塞上早春時暖猶微柳舒金線拂長堤
料得江鄉應更好開盡梅溪晝漏漸遲遲愁損仙肌幾
回無語斂雙眉凭徧闌干十二曲日下樓西亦冲淡有
思致

錢唐朱淑真所從非偶詩多嗟怨名斷腸集嘗元夜賦
生查子詞云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
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溼

春衫袖楊升菴詞品云詞則佳矣豈良人婦所宜耶按此

詞見廬陵集一百三十一卷不知何時竄入斷腸詞中博洽如升菴猶不爲之一辨可慨也

劉伯溫未遇時賦感懷水龍吟云雞鳴風雨蕭蕭側身
天地無劉表啼鵲迸淚落花飄恨斷魂飛繞月暗雲霄
星沈煙水角聲清裊問登樓王粲鏡中白髮今朝又添
多少極目鄉關何處渺青山髻螺低小幾回好夢隨風

去被渠遮了歸寶瑟絃僵玉箏指冷冥鴻天杪但侵階
莎草滿庭綠樹不知昏曉激昂感慨擇木之志見矣

柯敬仲九思際遇元文宗爲奎章閣鑑書博士出入內
庭後失寵退居吳下虞伯生賦風入松寄之云畫堂紅
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
停驂書詔許傳宮燭輕羅初試朝衫御溝冰泮水拖藍
飛燕語呢喃重重簾幕寒猶在憑誰寄銀字泥槭報道
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詞翰兼美一時傳誦

王子可南雲貌古軀偉發狂嗜酒詩詞每多奇氣曾有

學海類編
句云唾尖絨舌淡紅酣卽自戲曰欲下犁舌獄耶射虎
首句云風色偃貂裘卽閣筆曰虎來矣李子遷贈南雲
詩云石鼎夜聯詩筆健布囊春醉酒錢粗真實錄也嘗
賦長相思云風暖時雨晴時熏褶羅衣人未歸螻蛄愁
欲飛枕瓊霞瑣窗紗簾月樓空燕子家春風掃落花都
非尋常語

吳二娘長相思云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鬢鬢雲滿衣陽
臺行雨迴巫山高巫山低暮雨蕭蕭郎不歸空房獨守
時白樂天詩吳娘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久不聞蓋指

此詞也

耆卿卻傍金籠教鸚鵡念粉郎言語花閒之麗句也稼
軒驀然回首那人燈火卻在闌珊處周秦之佳境也少
游怎得香香深處作個蜂兒抱亦近似柳七語矣山谷
女邊著子門裏安心鄙俚不堪入誦如齊梁樂府霧露
擁芙蓉明燈照空局何等蘊藉乃沿爲如此語乎

孫夫人閨情南鄉子云曉日壓重簷斗帳春寒起未忺
天氣困人梳洗懶眉尖淡盡春山不喜添閒把繡絲擣
認得金針又倒拈陌上遊人歸也未厭厭滿院楊花不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詞藻卷第二
文詞
捲簾又詠雪云悠悠颺颺作盡輕模樣半夜瀟瀟窗外
響多在梅邊竹上朱樓向曉簾開六花片片飛來無奈
薰爐煙霧騰騰扶上金釵二詞堪與李清照頡頏

吳虎臣漫錄云王逐客送鮑浩然游浙東作長短句云
水似眼波橫山是眉峰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
處才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萬和
春住韓子蒼在海陵送葛亞卿云今日一杯愁送春明
日一杯愁送君君應萬里隨春去若到桃源問歸路詩
詞意同

錢起湘靈鼓瑟詩末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秦少
游嘗用以填詞云千里瀟湘按藍浦蘭橈昔日曾經月
高風定露華清微波澄不動冷浸一天星獨倚柁檣情
悄悄遙聞妃瑟泠泠新聲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
上數峰青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嘲之曰露花
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秦少游善樂府取隋煬
帝寒鴟萬點流水繞孤村之句以爲滿庭芳詞而首言
山抹微雲天黏衰草尤爲當時所傳子瞻戲之云山抹

學海類編
文詞
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陣子
語也

政和閒一貴人未達時嘗游妓崔廿四之館因其行第
作踏青游詞都下盛傳詞云識個人人恰止二年歡會
似賭賽六隻渾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
畫樓十二倚了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裏擬
問卜常占歸計拚三八清齋望永同鴛被到夢裏驀然
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

王澡落梅詞云疏明瘦直不受東皇識畱取伴春應肯
萬紅裏怎著得夜色何處笛曉寒無那力若在壽陽宮
裏一點點有人惜蕭泰來梅詞云千霜萬雪受盡寒磨
折賴得生來瘦硬盡不怕角吹徹清絕影也別知心惟
有月元沒春風情性如何共海棠說皆佳作也二公命
意措詞大略相似王四明人有瓦全集蕭臨江人有大
山集

李南金自號三溪冰雪翁有贈妓賀新郎詞云流落今
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爲秋娘著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
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因

風飄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
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樽前今日意休記綠窗眉
嫵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煙月曉恐明朝雁亦無
尋處渾欲倩鶯畱住淒涼感慨不禁青衫欲溼也

詞藻卷第三

清 海鹽彭孫適駿孫著

晁無咎評本朝樂章云世言柳耆卿是曲調非也如八
聲甘州云漸霜風悽慘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唐人語
不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
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此等語絕妙只一出
字自是著意道不到處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諳音律然
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黃魯直閒作小
詞固高妙然不是當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宴元獻

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閒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張子野與柳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

子瞻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快語也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壯語也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爽語也其詞在濃與淡之間耳

隙月窺人小又天涯一點青山小又一夜青山老俱妙

在押字乍雨乍晴天易老卻不在押字而妙在乍字

史邦卿題燕日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竝還相雕梁藻井又輒語商量不定可謂極形容之妙

休文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宋人反其指而用之曰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遶天涯各自佳

賀黃公曰唐李益詩云嫁得瞿塘賈朝朝悞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子野一叢花末句云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此皆無理而妙

蘇子瞻有關西鐵板之譏然浣溪沙春歸詞曰綵索身

輕常起燕紅窗睡重不聞鶯如此風調令十七八女郎
歌之豈在曉風殘月之下

詞有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如劉改之天仙子別妾是
也中云馬兒不住去如飛牽一憩坐一憩又去則是住
則是煩惱自家煩惱你再若效顰甯非打油惡道乎然
篇中雪迷村店酒旗斜固非雅流不能作此語至無名
氏青玉案云落日解鞦芳草岸花無人戴酒無人勸醉
也無人管語淡而情濃事淺而言深其得詞家三昧非
鄙俚朴陋者可到

南唐主浪淘沙曰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至宣和
帝燕山亭則曰無據和夢也有時不作其情更慘矣嗚
呼此猶麥秀之後有黍離耶

元遺山集金人詞爲中州樂府頗多深裘大馬之風惟
劉迎烏夜啼最佳詞云離恨遠縈楊柳夢魂長遶梨花
青衫記得章臺月歸路玉鞭斜翠鏡啼痕印袖紅牆醉
墨籠紗相逢不盡平生事春思入琵琶予觀謝無逸南
柯子後半云金鴨香凝袖銅荷燭影紗鳳蟠宮錦小屏
遮夜靜寒生春筍理琵琶風調彷彿才人之見殆無分

于南北也

稗史稱韓幹畫馬人入其齋見幹身作馬形凝思之極
理或然也作詩文亦必如此始工如史邦卿咏燕幾于
形神俱似矣次則姜白石咏蟋蟀露溼銅鋪苔侵石井
都是會聽伊處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又云
西窗又吹暗雨爲誰頻斷續相和砧杵數語刻劃亦工
蟋蟀無可言而言聽蟋蟀者正姚鉉所謂賦水不當僅
言水而言水之前後左右也然尙不如張功甫滿庭芳
云月洗高梧露溥幽草寶釵樓外秋深玉花鉛翠螢火

墜牆陰靜聽寒聲斷續微韻轉凄咽悲沈爭求侶殷勤
勸織促破曉機心兒時曾記得呼燈灌穴斂步隨音任
滿身花影猶自追尋攜向華堂戲鬪亭臺小籠巧妝金
今休說從渠牀下涼夜聽孤吟不惟曼聲勝其高調兼
形容處心細如絲皆姜詞之所未發

長詞推秦柳周康爲協律然康惟滿庭芳冬景一詞可
稱禁鬱餘多應酬鋪敘非芳旨也周清真雖未高出大
致勻淨有柳欵花鞞之致沁人肌骨視淮海不徒娣姒
而已弇州謂其能入麗字不能入雅字誠確謂能作景

學海類編
四
文詞
語不能作情語則不盡然但平生景勝處爲多耳要此
數家正是王石廚中物若求王武子琉璃匕內豚味吾
謂必當求之陸放翁史邦卿方千里洪叔璵諸家
從來佳處不傳不但隱鱗之士名人猶抱此恨周清真
人所共稱然如乳鴨池塘水暖風緊柳花迎面午妝粉
指印窗眠曲理長眉翠淺聞知社日停針線探新燕寶
釵落枕夢魂迷簾影參差滿院草堂所收周詞不及此
者多矣

廬陵譏范希文漁家傲爲窮塞主自矜其戰勝歸來飛
捷奏傾賀酒玉階遙獻南山壽爲真元帥之事按宋以
小詞爲樂府被之筦絃往往傳于宮掖范詞如長煙落
日孤城閉及綠樹碧簾相掩映無人知道外邊寒等句
使聽者知邊庭之苦此深得采薇出車楊柳雨雪之意
若歐詞止于腴耳何所感耶

傷離念遠之詞無如杳莖斜陽影裏寒煙明處雙漿去
悠悠令人不能爲懷然尙不如孫光憲兩漿不知消息
遠汀時起鷓鴣尤爲黯然洪叔璵醉中扶上木蘭舟醒
來忘卻桃源路造語尤工卻微著色矣兩君專以淡語

入情

康伯可長相思詞云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煙靄中
春來愁殺儂郎意濃妾意濃油壁車輕郎馬驄相逢九
里松詞意婉約當與林和靖並佳

元大德初燕人梁曾貢父爲杭州路總管政事文章皆
有可觀嘗有西湖送春詞一闋調木蘭花慢云問花花
不語爲誰落爲誰開算春色三分半隨流水半入塵埃
人生能幾歡笑但相逢樽酒莫相推千古幕天席地一
春翠繞珠圍彩雲回首暗高臺煙樹渺吟懷拌一醉畱

春畱不春住醉裏春歸西樓半簾斜日怪銜泥燕子卻
飛來一枕青樓好夢又教風雨驚回觀此詞孰云元人
詩餘不如宋哉

資政殿學士章棻字質夫以功名顯詩詞尤見稱于世
嘗作水龍吟咏楊花東坡與之帖云柳花詞妙絕使來
者何以措詞曲洧紀聞云章質夫作水龍吟咏楊花其
用事命意清麗可喜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而
觀之聲韻諧婉便覺質夫詞有織繡工夫晁叔用云東
坡如毛嬙西施淨洗卻面與天下婦人鬪巧質夫未免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詞藻卷第三
六
文詞
膏澤

東坡和詞云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
傍路思量卻似無情有思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
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不恨此
花飛盡恨西圓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
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
花點點是離人淚張叔夏云後段愈出愈奇真壓倒
今古章詞云燕忙鶯懶芳殘正堤上柳花飄墜輕飛
亂舞點畫青林全無才思閒趁游絲靜臨深院日長
門閉傍珠簾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風吹起蘭帳玉
人睡覺怪春衣雪沾瓊綴繡林漸滿香毬無數才圓
卻碎時見蜂兒仰粘輕粉魚吞池水望章臺路杏金
鞦游蕩有盈盈淚

趙閒閒名秉文金正大閒人善書法有辭藻嘗見擘窠
書自作和東坡赤壁詞雄壯震動有渴驥怒猊之勢元
好問爲之題跋而詞亦壯偉不羈視大江東去信在伯
仲閒可謂詞翰兩絕者詞曰清光一片問蒼蒼桂影其
中何物一葉輕舟波萬頃四顧粘天無壁叩柁長歌姮

學海類編
娥欲下萬里揮冰雪京塵十丈可能容此人傑回首赤
壁磯邊騎鯨人去幾度山花發澹澹長空千古夢祇有
歸鴻明滅我欲乘雲從公歸去散此麒麟髮三山安在
玉簫吹斷明月

沈天羽云東坡破帽多情卻戀頭翻龍山事特新山谷
風前橫笛斜吹雨醉裏簪花倒著冠尤用得幻

王弇州曰康與之人瘦也北梅花瘦幾分又天還知道
和天也瘦又簾捲西風人北黃花瘦又應是綠肥紅瘦
又人共博山烟瘦瘦字俱妙

李君實曰晁無咎評歐陽永叔浣溪沙云綠楊樓外出
秋千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予按王摩詰詩秋
千競出垂楊裏歐公詞意本此晁偶忘之耶

復齋漫錄云謝無逸嘗于關山杏花村館驛題江城子
詞云杏花村館酒旗風水溶溶野度舟橫楊柳綠陰濃
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夕陽樓下晚煙籠粉
香融淡眉峰記得年時相見畫屏中只有關山今夜月
千里外素光同過者抄謄必索筆于館卒卒頗以爲苦
因以泥塗之其爲人賞重可知

鍾隱入汴後春花秋月諸詞與日夕此中只以眼淚洗面一帖同是千古情種較之長城公煞是可憐

宋南渡後梅溪白石竹屋夢窗諸子極妍盡態反有秦李未到者雖神韻天然處或減要自令人有觀止之嘆正如唐絕句至晚唐劉賓客杜京兆妙處反進青蓮龍標一塵

辛稼軒當弱宋末造負管樂之才不能盡展其用一腔忠憤無處發洩觀其與陳同父抵掌談論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鬱無聊之氣一寄之于詞今乃欲與

搔頭傅粉者比是豈知稼軒者王阮亭謂石勒云大丈夫磊磊落落終不學曹孟德司馬仲達狐媚稼軒詞當作如是觀予謂有稼軒之心胸始可爲稼軒之詞今粗淺之輩一切鄉語猥談信筆塗抹自負吾稼軒也豈不令人齒冷

宋人詞調確自樂府中來時代既異聲調遂殊然源流未始不同亦各就其情之所近取法之耳周柳之纖麗子夜懊儂之遺也歐蘇純正非君馬黃出東門之類歟放而爲稼軒後邨悲歌慷慨傍若無人則漢帝大風之

學海類編
歌魏武對酒之什也究其所以何常不言情亦各自道其情耳

豫章先生少時嘗爲茶詞寄滿庭芳云北苑龍團江南鷹爪萬里名動京關輒深羅細瓊蕊冷生煙一種風流氣味如甘露不染塵煩纖纖捧玉磁弄影金縷鷓鴣斑相如方病酒銀瓶蟹眼驚鷺濤翻爲扶起尊前醉玉頰山飲罷風生兩腋醒魂到明月輪邊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窗前

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消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昏復曉一場大夢誰先覺雒水東流山四遶路傍幾個新華表盡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煙寒雨埋荒草王輔道侍郎漁家傲詞歌之使人有遺世之意王在徽宗朝嘗奏天神降其家遣中使驗之無有也坐誣以死世謂輔道乃曉人不應爾蓋輔道詔之子詔熙河用兵其濫殺者多故冤以致禍耳

釋可正平工詩之外長短句尤佳嘗見其有菩薩蠻詞云誰能盡取沙邊雨和煙淡掃蒹葭渚別岸卻斜暉采蓮人未歸鴛鴦如解語對浴紅衣去去了更回頭教儂

特地愁

晁以道云杜安世詞燒殘絳蠟淚成痕街鼓報黃昏或
譏其黃昏未到那得燒殘絳蠟或云王荆公父益都官
所作曾有人以此問之答曰重簾邃屋簾幙擁密不到
夜已然燭矣其全章云燒殘絳蠟淚成痕街鼓報黃昏
碧雲又阻來信廊上月侵門愁永夜拂香茵待誰溫夢
蘭憔悴擲果淒涼兩處銷魂

歐陽文忠公愛王君玉燕詞云煙徑掠花飛遠遠曉窗
驚夢語忽忽梅聖俞以爲不若李堯夫燕詩云花前語

澀春猶冷江上高飛雨乍晴君玉全闕云江南燕輕颺
繡簾風二月池塘新社過六朝宮殿舊巢空頽頽恣西
東王謝宅曾入綺堂中煙徑掠花飛遠遠曉窗驚夢語
忽忽偏占杏園紅

吳虎臣漫錄云予紹興戊辰至信州鉛山見驛壁有題
玉樓春云東風楊柳門前路畢竟雕鞏畱不住柔情勝
似嶺頭雲別淚多如花上雨青樓畫幕無重數聽得樓
邊車馬去若將眉黛染情深真到丹青難畫處詞甚佳
未知何人作也

梅聖俞在歐陽公座有以林逋草詞金谷年年亂生芳
草誰爲主爲美者聖俞因別爲蘇幕遮一闋云露堤平
煙墅杳亂碧淒淒雨後江天曉獨有庾郎年最少翠地
春袍嫩色宜相照接長亭迷遠道堪怨王孫不記歸期
早落盡梨花春又了滿地殘陽翠色和煙老歐公擊節
賞之

韓魏公皇祐初鎮揚州本事集載公親撰維揚好詞四
章所謂二十四橋千步柳春風十里上珠簾者是也其
後熙甯初公罷相出鎮安陽復作安陽好詞十章人多

傳之今錄其一云安陽好形勢魏西州曼衍山河環故
國昇平歌吹沸南樓和氣鎮飛浮籠畫陌喬木幾春秋
花外軒窗排遠岫竹閒門巷帶長流風物更清幽

南唐宰相馮延巳有樂府一章名長命女云春日宴綠
酒一杯歌一徧再拜陳三願一願郎君千歲二願妾身
長健三願如同梁上燕歲歲長相見其後有以其詞改
爲雨中花云我有五重深深願第一願且圖久遠二願
恰如雕梁雙燕歲歲後長相見三願薄情相願戀第四
願永不分散五願奴畱收圓結果作個人宅院味馮公

學海類編
之詞典雅豐容雖置在古樂府可以無愧一遭俗子竄
易不惟句意重複而鄙惡甚矣

蜀人李久善長短句有鶯擲垂楊一點黃金溜識者以
爲新余舊見王與善蝶戀花詞云粉面與花相閒鬪星
眸一轉晴波溜蓋出于此王元祐閒人其全篇云去歲
花前曾記有坐醉嬉遊花下攜纖手粉面與花相閒鬪
星眸一轉晴波溜一見新花還感舊淚眼逢春忍使看
花柳春恨厭厭和永晝寂寞黃昏後又燭影搖紅云煙
雨江城望中綠暗花枝少惜春長待醉東風卻恨春歸

早縱有幽歡會奈如今風情漸老鳳棲何處畫欄愁倚
天涯芳草

寶文閣學士連南夫鵬舉罷守泉南李右丞邴漢老送
之以詞寄玉胡蝶云壯歲分符方面蕙風香偃禾稼春
融報政朝天歸去穩步鰲宮望堯蓂九重絳闕頒漢詔
五色芝封湛恩濃錦衣玉佩重繼三公雍容臨歧祖帳
綺羅環列冠蓋雲叢滿城桃李書將芳意謝東風柳煙
輕萬條離恨花露重千點啼紅莫忽忽且陪珠履同醉
金鐘一時妓女都歌之

禽名山和尚卽山鵲也滇中有蟲名水秀才楊用修鷓
鴣天云秋水澄清勝酒醅野烟籠樹似樓臺彈聲林鳥
山和尚寫字寒蟲水秀才乘興去興闌回夕陽影裏記
徘徊正思修禊明年約無奈鳴騶得得催此詞用字新
雋

僧貫休上蜀王建詩一瓶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得
得來建呼爲得得和尚

阮光祿大鍼

此字不見字書按明史如此寫從之

所著燕子箋春燈謎雜

劇梨圓子弟爭唱之嘗作減字木蘭花云春光漸老流

鶯不管人煩惱細雨窗紗深巷清晨賣杏花眉峰雙蹙
畫中有個人如玉小立簾前待燕歸來始下簾其溫麗
不減和凝子曾至皖江作雜感一絕句云亂落楊花攪
白縣皖江江水綠于煙南朝狎客無人見腸斷聲聲燕
子箋

丁葯園浣溪沙云買斷春風榆莢錢拋殘紅日柳絲鞭
王孫歸去劇堪憐鸚鵡窺翻雙陸局珊瑚劈亂十三絃
晝長無事不教眠杜茶村謂其只言無聊光景所思自
在言外此真得詞家三昧

蓬萊令沈畱侯內人顧氏雪灘釣叟女兒也嘗詠墨繡
錦纏道云數尺光綾色相莊嚴無有看濃抹淡妝渾黝
一絲如掃煙霞帶豎眼低眉只在纖纖剖擬攜向天孫
從何措手問女紅更能知否歎金針莫度頑蒙仗慈悲
洪力頂禮勤稽首標格如許何減謝家道蘊耶
金粟顧梁汾舍人風神俊朗大似過江人物無錫嚴蓀
友詩曛曛曉日鳳城開纔是仙郎下直回絳蠟未消封
詔罷滿身清露落宮槐其標格如許畫側帽投壺圖長
白成容若題賀新涼一闕于上云德也狂生耳偶然閒

緇塵京國烏衣門弟有酒惟澆趙州土誰會成生此意
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樽前拭盡英雄
淚君不見月如水共君此夜須沈醉且由他蛾眉謠詠
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問冷笑置之而已尋思起從
頭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裏然諾重
君須記詞旨嶽崎磊落不啻坡老稼軒都下競相傳寫
于是教坊歌曲閒無不知有側帽詞者

側帽詞西郊馮氏園看海棠浣溪沙云誰道飄零不可
憐舊遊時節好花天斷腸人去自今年一片暈紅疑著

學海類編 卷三 詞藻 第三 七 文詞
雨晚風吹掠鬢雲偏倩魂銷盡夕陽前蓋憶香嚴詞有感作也王儼齊以爲柔情一縷能令九轉腸迴雖山抹微雲君不能道也

徐媛小淑適范副使允臨小築天平山園園亭詩酒之樂嘗賦漁家傲云板扉小隱清溪曲夜月羅浮花覆屋木籠戛戛搖生穀莊田熟桔槔懸向茅簷宿青山一片芙蓉簇林皋逸韻飄橫竹遠浦輕帆低幾幅濃睡足笑看小婦雙鬢綠妝點農家饒有林下風致又有詞云露浥芙蓉茜翠澀枯棠瓣傍疏柳西風幾點又云曲曲湖梁一片秋光織句盡佳

詞藻卷第四

清 海鹽彭孫適駿孫著

詞繹云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嶠和凝張泌歐陽炯韓偓鹿虔扈輩不離唐絕句如唐之初不脫隋調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則極盛周張康柳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則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蓋非不欲勝前人而中實枵然取給而已于神味處全未夢見

華亭宋尚木言吾于宋詞得七人焉曰永叔其詞秀逸曰子瞻其詞放誕曰少游其詞清華曰子野其詞娟潔

曰方回其詞新鮮曰小山其詞聰俊曰易安其詞妍婉
他若黃魯直之蒼老而或傷于頽王介甫之剗削而或
傷于拗晁無咎之規檢而或傷于樸辛稼軒之豪爽而
或傷于霸陸務觀之蕭散而或傷于疏此皆所謂我輩
之詞也苟舉當家之詞如柳屯田哀感頑豔而少寄托
周清真婉蜒流美而乏陡健康伯可排敘整齊而乏深
邃其外則謝無逸之能寫景僧仲殊之能言情程正伯
之能壯采張安國之能用意万俟雅言之能協律劉改
之之能使氣曾純甫之能書懷吳夢窗之能疊字姜白

石之能琢句蔣竹山之能作態史邦卿之能制色黃花
菴之能選格亦其選也詞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
作者紛如難以槩述夫各因其姿之所近苟去前人之
病而務用其所長必賴後人之力也夫

徐電發嘗言詞家每以秦七黃九竝稱其實黃不及秦
遠甚猶高之視史劉之視辛雖齊名一時而優劣自不

可掩

葉少蘊曰嘗見一西夏歸朝官
云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

又曰長調之難于小調者難于語氣貫串不冗不復律
徊宛轉自然成文今人作詞中小調獨多長調寥寥不

學海類編
二
文
槩見當由寄興所成非專詣耳唯龔中丞芊縣溫麗無
美不臻直奪宋人之席熊侍郎之清綺吳祭酒之高曠
曹學士之恬雅皆卓然名家照耀一代長調之妙斯歎
觀止矣

程村曰詞品云填詞于文爲末而非自選詩樂府來不
能入妙李易安詞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乃全用世說語
愚按詞至稼軒經子百家行閒筆下驅斥如意近則婁
東善用南北史江左風流惟有安石詞家妙境重見桃
源矣

阮亭云花閒字法最著意設色異紋細豔非後人纂組
所及如淚沾紅袖顰猶結同心苴苴蔻花閒趁晚日畫
梁塵黠洞庭波浪颭晴天山谷所謂古蕃錦者其殆是
耶

又云溫李齊名然溫寔不及李李不作詞而溫爲花閒
鼻祖豈亦同能不如獨勝之意耶古人學書不勝去而
學畫學畫不勝去而學塑其善于用長如此

或問花閒之妙曰蹙金結繡而無痕跡問草堂之妙曰
采采流水蓬蓬遠春

學海類編
三
俞仲茅小詞云輪到相思沒處辭眉閒露一絲視易安
纔下眉頭卻上心頭可謂此兒善盜然易安亦從范希
文都來此事眉閒心上無計相迴避語脫胎李特工耳
又云牛衣古柳賣黃瓜非坡仙無此胸次近惟曹顧菴
學士時復有之綠楊杜宇酒後偶然語亦是大羅天上
人吾友蘄水楊菊廬北部因此詞于玉臺山作春曉亭
子一時名士多爲賦之亦佳話也

又云春事闌珊芳草歇一首字字驚心動魄祇爲一聲
河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恐無此魂銷也

又云堂上簸錢堂下走小人以蟻歐陽有情爭似無情
忌者以誣司馬至諳盡孤眠滋味及落花流水別離多
范趙二鉅公作如許語又非但廣平梅花矣

程村詠物詞甚富略舉一二如落花云五更風三月雨
慣作傷心別蟋蟀云偏與愁人作楚細思量甚事恰關
卿白鸚鵡云露冷水晶屏煙煖藍田玉料不夜珠邊長
傍冰壺浴詠草云閨中陌上到處欲斷還勻金錢花云
金風冷畱買一線斜陽怎看秋賤白鸚鵡云便花田珠
網攜來傍雕闌向梨花閒睡諸如此例不獨傳神寫照

殆欲追魂攝魄矣於此道中具有哪咤手段

雲閒數公論詩持格律崇神韻然拘于方幅泥于時代不免爲識者所少其于詞亦不欲涉南宋一筆佳處在此短處亦在此合肥乃備極才情變化不測婁東驅使南北史瀾翻泉湧妥貼流麗正是公歌行本色要是獨絕不似流輩撐檣稼軒如宋初伶人謔館職也友人中陳其年工哀豔之辭彭金粟擅清華之體董文友善寫閨襜之致鄒程村獨標廣大之稱至僕則云近愧真長矣

徐巨源云古詩者風之遺樂府者雅之遺蘇李變而爲黃初建安變而爲選體流至齊梁排律及唐之近體而古詩遂亡樂府變爲吳趨越豔雜以捉搦企喻子夜讀曲之屬以下逮于詞焉而樂府亦衰然子夜懊儂善言情者也唐人小令尙得其意則詩餘之作不謂之直接古樂府不可予謂巨源之論詞之源于樂府是矣獨所言子夜懊儂善言情者也唐人小令尙得其意是詞貴于言情矣予意所謂情者人之性情也上自三百篇以及漢魏三唐樂府詩歌無非發自性情故魯不可同于

學海類編 卷之五 文詞
衛鄉大夫之作不能同于閭巷歌謠卽陶謝揚鑣李杜分軌各隨其性情之所在古無無性情之詩詞亦無舍性情之外別有可爲詩詞者若舍己之性情強而從人則今日餽釘之學所謂優孟衣冠何情之有唐人小令善于言情然亦不爲懊儂子夜之情太白菩薩蠻爲千古詞調之祖又何常不言情又何常以懊儂子夜爲情乎予故言凡詞無非言情卽輕豔悲壯各成其是總不離吾之性情所在耳

王西樵曰耆卿殘蟬向晚聒得人心欲碎是寫閨中秋怨也梁棠邨春雲怨詞疏燈薄暮又一聲歸雁飛來平楚是寫閨中春怨也各自極其情致

邛州張公庠遊白鶴山有詩云初眠官柳未成陰馬上聊爲擁鼻吟遠宦情懷消壯志好花時節負歸心別離長恨人南北會合休辭酒淺深欲把春愁閒抖擻亂山高處一登臨秋官張才翁遂以此詩成雨中花詞云萬縷青青初眠官柳向人猶未成陰據雕鞏馬上擁鼻微吟遠宦情懷誰問空嗟壯志銷沈正是好花時節山城畱滯忍負歸心別離長恨飄蓬無定誰念會合難憑相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六
文
聚裏休辭金盞酒淺還深欲把春愁抖擻春愁轉更難
禁亂山高處憑欄垂袖聊寄登臨

王阮亭和漱玉詞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之句長安
盛稱之遂號爲王桐花幾令鄭鷓鴣不能專美其詞云
涼夜沈沈花漏凍欹枕無眠漸聽荒雞動此際閒愁郎
不共月移窗罅春寒重憶共錦裯無半縫郎似桐花妾
似桐花鳳往事迢迢徒入夢銀箏斷絕連珠弄時太倉
崔孝廉^華出阮亭之門有黃葉聲多酒不辭之句人亦
號爲崔黃葉汪鈍翁云有王桐花爲師正不可無崔黃

葉作弟子一時傳爲佳話

董文友以甯善爲情語常有詞云倘若負情悰來生左
太冲人多傳之又賦憶蘿月一調云已將身許敢比風
中絮可奈檀郎疑又慮未肯信儂言語便將一縷心煙
花閒斂衽告天若負小窗歡約來生醜似無鹽子謂此
無鹽正堪與太冲作匹

黃京作逐妾詞悽惋不能多讀其自序曰不云遣而云
逐者以無故而去之與逐同也執手躊躇情淒此日臨
歧繾綣緣訂他生聊填白苧之詞以當青衫之溼詞云

陽關低拍紅淚青衫滴愁思亂柔腸裂分攜空有恨啼
笑應無策從今後飄零不作思家客憶昔題箋日鳳帶
連環結回首處成拋擲多愁偏到我補過原虛說人去
也不堪重話牀前月又云逗遛無計薄倖名難避攜手
地應頻記腰隨黃菊瘦淚染胭脂膩多少恨深如海水
濃如醴欲去還驚悸頃刻休看易須珍重花前意錯寫
鴛鴦字恨煞氤氳吏堪嘆是歸鴻何處將心寄鄒程村
和云花檀方拍花淚頻頻滴紫釵賣烏絲裂玉環悲蜀
道銅雀欺孫策東風逆二喬應作漳臺客三秋如一日

九曲迴腸結空自把韶華擲本非司馬竊難對虞侯說
淒涼夜舉杯自懺當頭月又云欵欵無計權且相迴避
只一念應牢記柳眉休更蹙黃手應還膩堪悲是金尊
難下平原醴憶昔多驚悸歡會非容易難忘卻當初意
原慙金谷主空學廬江吏伊去後淚痕又把紅綃寄阮
亭謂其同牀各夢羊長史爾時自哭亡妾真堪絕倒

千秋
歲

秦淮紀映淮詩人紀映鍾之妹有柳枝詞云棲鴉流水
點秋光愛此蕭疏樹幾行不與行人綰離別賦成謝女

學海類編 卷之八 文評
雪飛香阮亭秦淮絕句棲鴉流水真蕭瑟不見題詩紀
阿男謂映淮也

吳祭酒梅村撰秣陵春通天臺雜劇直奪湯臨川之座
中有菩薩蠻一調云謝家池館桐花發畫屏曲屈翹紅
袖欲剪鳳凰衫青蟲搖羽簪一枝雙豆蔻淺立東風瘦
春思遠于山眉痕凡幾灣雕豔似溫尉

秦娘名姬也詩有楓橋秦娘雙翠蛾又秋娘容與秦娘
嬌之句王阮亭和張泌韻云雨後蟲絲罨碧紗朝來鵲
語鬪簷牙日痕紅曙一欄花殘夢未遙猶眷戀篆煙初

裊半天斜消魂應憶秦娘家徐東癡謂其情事如水誦
之果然

王西樵司勳詠無題諸詩秀情麗致不減溫李所撰然
脂集朱鳥逸事大爲彤管紀勝嘗賦閨情浣溪沙一闋
云金井風微響轆轤桐陰漏日曉妝初薄寒猶怯玉肌
膚簾幕絮縈雙紫燕盆池花襯小紅魚晝長眈閣繡工
夫阮亭謂髻時每喜吟紫燕紅魚二語時時成誦今細
讀之瑤翻碧灩宛似元美江南詞也

范文光續花閒集皆畫船歌席題贈之作有贈金陵楊

學海類編
九
文詞
姬搗練子云曲兒高月兒斜春風場上說楊家自是調
高難得和誤將人面比桃花又贈金陵劉姬桂殿秋云
不在豔不須多尊前一擲與橫波梨花著雨春容冷應
喚金陵小素娥二詞程村載倚聲集情致呢人不減前
輩風流志之可當東京夢華錄也

王司理去維揚日作江南好數調云江南好風日近秦
郵銀甲暫停朱閣午玉笙纔度碧雲秋扶醉且淹畱江
南好春暮雨廉纖魚子天晴初出水鼠姑牡丹也風細不
鉤簾底事惱江淹江南好最好是孟湖何處情人名碧

玉誰家亭子號真珠聊爲結相於江南好畫舫聽吳歌
萬樹垂楊青似黛一灣春水碧于羅懊惱是橫波江南
好又過落花朝玉茗歌殘情歷歷金堂人散水迢迢魂
去不須招予曾于畫船白板上見之清歌宛轉似樂天
憶西湖諸作

董文友一剪梅云慣得相攜花下游蘇大風流蘇小風
流而今別況冷于秋燕去南樓人去南樓等閒平判十
分愁儂在心頭卿在眉頭少年心事總悠悠一曲揚州
一夢蘇州商邱宋牧仲謂其酷似李易安

學海類編
程村少年過南曲中作蘇幕遮第二體詞云沈真真蘇
小小舊日知名今日餘多少花史新編誰氏了爲問青
衣可有迦陵鳥閉門羹護門草碧瑣紅橋未許何郎到
流水無聲長自遶幾朵芙蓉獨耐秋霜老按迦陵鳥西
方傳言之鳥閉門羹唐妓史鳳以卻下等客護門草出
常山人過者則吐之用事譎誕亦詞中之長吉也

董文友感皇恩咏鏡云有福共嬋娟相依白首看盡雙
蛾似垂柳此中何處有個人兒爭瘦笑效顰難效腸迴
九春塵飛處有時昏黝拂拭紅絲勞玉手芙蓉映入疑

是瀟湘清瀏怪東風起處吹難皺阮亭笑曰東風起處
吹難皺亦復關卿何事

毛稚黃玉樓春閨晚云閒庭悄立愁時候秋色滿階花
似繡月明背著陡然驚不信我真如影瘦嘹嘹孤雁丁
丁漏又是三鑿街鼓後露珠珠淚一般多誰溼銀紗衫
子袖又踏莎行書來云數點黃花一行衰柳淒其客況
秋時候空閨寂寂念相聞書來墨淡知伊瘦心似懸旌
人如中酒慙慙最怕黃昏後枕頭耳熱浪頻猜想伊不
忍將人呪又臨江仙寫意云我醉古人千日酒醒來月

學海類編
掛牀邊仰頭大笑看青天胸中無限仄江海總平川鶴
背山腰同一瘦且看若個詩仙抱琴撫弄意冷然不思
明日事更探杖頭錢沈東江嘲曰昔子野稱張三影今
稚黃可謂毛三瘦矣

滹沱河之南柏棠村在焉中有司徒梁蒼巖公別墅公
秋憶詩城東別業輞川圖手種垂楊一萬株大麓經秋
霜幹冷綠煙猶似昔時無正謂此也嘗在燕邸作望江
南數調云清明候細雨曉風和樹裏青帘春醞美水邊
紅袖麗人多處處醉顏酡家山好春色滿平蕪花片參

差裘馬客柳絲搖曳水雲圖遠浦立鶉鷓東郊外煖日
水粼粼一路杏花尋幕燕幾行楊柳渡溪人沙細輶車
輪踏青去遙指綠陰村斜裊金鞭晴試馬高燒紅燭夜
開樽芳草滯王孫西村裏淼淼水拖藍一縷墟煙青似
織數峰嵐色碧於簪可喚小江南情致如許讀之頓令
人懷想趙郡風物

萊陽宋觀察荔裳登南京燕子磯望大江作賀新涼云
絕壁銜飛閣倚寒空嶒嶮窈窕是誰瑀琢六代興亡如
逝水煙冷千尋鐵索夢不到烏衣簾箔結綺臨春歌舞

散大江流尚繞青山郭悲自語簷邊鐸滔滔東下風濤
作俯層欄龜鼉出沒雪山歎薄况是清秋明月夜何處
樓船吹角早驚起南飛烏鵲佑客船從巴蜀下看帆檣
半向青天落吾欲醉騎黃鶴慷慨激昂彷彿曹公烏鵲
南飛之句儻呼銅將軍鐵綽板與髯仙共唱應使大江
鼎沸

宋觀察如夢令云剛到鳳凰臺上無那驪駒三唱願作
博山爐魂逐沈煙游颺羅帳羅帳高築愁城千丈曹學
士云羅帳築愁城從來未有人道真是無聊情至語

一妓將落籍陽羨生于席上賦翠樓吟贈之云銀甲彈
箏珠條絡鼓清歌屈折如縷人到離筵裏盡眉黛愁將
碧聚縱橫玉筍似綠柳紫煙紅蘭著露歌雁柱一場春
夢沒些情緒他日縱過侯門只光延坊畔櫻桃一樹奈
銅輿催上更慘徧一街絲雨橫波重注看斜側帽簷銷
魂無語紅蠟底新官舊主一般胡覩王司勳西樵見之
朗吟一絕句云新人橋上著春衫舊主江頭側帽簷願
得化爲紅綬帶許教雙鳳一時銜

陽羨生謂陳其年也

宋荔裳席上聽女郎度曲點絳脣詞云子夜清歌隔簾

疑在青天外瓊簫玉管莫把鶯喉礙紗帽籠頭卸卻殘
妝戴嬌羞壞廣場無奈初學男兒拜周廣庵嘆其描神
處似韓僕射夜讌圖

嶺南之役變亂恍忽棠村公衮衣持節宣德威權大體
成命而返所著使粵集都道珠江花鳥之勝故余寄公
絕句有過嶺新詞喜乍攀海天歸棹泣烏蠻之句廣陵
鄧孝威亦云一別珠江煙雨暗鷓鴣啼煞五羊城今錄
公歸舟所賦洞庭春色詞奇彩煥發益知公之能從容
定變也詞云萬里河梁五羊歸權夾路春風看荔枝洲

畔沈香浦外簾開樓閣帆動艤艫載得珠江花鳥去更
千步香薰兩袖濃斜楊岸正袍侵草綠衣染鵲紅籠藏
羅浮舊繭早辨取舞蝶紗籠問踏歌蠻樂穿花遊女尋
芳何地拾翠誰從拋卻南天煙月暖喜北望長安紫氣
重驪歌裏聽蘭橈笳鼓驚起鼉宮公自注嶺南有千步

香草又羅浮繭中出蝶

千步香一名九里香花繁如雪

汪舍人蛟門醉春風詞云好事而今年剗襪移深夜手
提金縷小鞋兒怕怕怕犬吠花陰月沈樓角暗中驚詫
輓玉相憑藉纖指將頭卸妾身拚得教郎憐罷罷罷又

學海類編
聽雞聲催人枕畔羞顏嬌姹較之南唐主遺小周后詞
尤覺旖旎

王西樵曰丁飛濤最善填詞有扶荔集三卷爲當世所
傳誦如鎖窗寒東風詞入柳非煙弄花無影斷腸何處
聲聲慢秋夜詞撇得我恁憔悴自己難識欹著枕把淚
兒搵住怎得又柳初新詞最惜纖腰如楚恐難禁灞橋
人去及早和他同倚怕消魂夕陽飛絮又茉莉閨怨
詞含糊過翻恨成悲細看去都是淚被風吹直向海天
雲底也知到他那里又品令幽懷詞九十春光添作百

分憔悴不如掃卻今番慢把相思再理又鳳銜杯舊恨
詞將技淚雙綃斷腸一紙交伊看怎推得無人見又臨
江仙春睡詞柳慵花醉喚不起鷓鴣啼畫梁殘日依依
輕他燕子故雙棲湘簾暗下賺得箇撲簾飛是愈出愈
妍後人駕前人之上真可謂山閒明月鳳管簫聲淒楚
迴環傷情欲絕矣

遂安方渭仁象瑛曰毛會侯文尙遁逸力洗近世膚僞
之習宜其不專以綺靡爲尙也而顧好爲小詞其所著
映竹軒詩餘有冬夜集穉黃宅聽歌調清平樂云霜寒

學海類編 卷之五 文詞
如許燭燄紅偏吐預借春光來作主聽得春鶯雙語新
詞幽恨無涯聲聲鶻落梅花我欲徘徊起舞漫教淚溼
琵琶柔情曼調有不可概論者

嚴州毛會侯亦畫垂竿小照華亭高謾園層雲賦邁陂
塘云訝娥江綠揉千頃吳綃數尺誰譜烟條故踈斜汀
外半拂燕梢柔櫓風欲度挂三扇低蓬寫影眠鷗鷺晚
來佳處正野漲平橋輕蓑小笠漠漠一溪雨家長柳我
亦烟波舊侶投竿當日情緒酒徒盡覓封侯矣漫向輓
塵羈旅商去住趁春水桃花倚牒當沙渚逢君何許但

茶竈香籠釣筒詩卷相對鏡中語高槎客騫謾園令子
爲余題楓江漁父小重山云十里青林半欲酡一箇秋
色靜鏡新磨繫人情處此中多裁東絹點綴小烟波我
亦兩番過半竿菱葉渡記曾拖朝衫果肯換輕蓑重移
艇相向發清歌兩詞俱極佳識者擬之晏元獻父子

謾園

著改蟲齋詞槎
客有羅裙集

休甯汪晉賢森居桐鄉縣治東偏築裘杼樓積書萬卷
其上招致周青士沈山子與講習詩古文詞哲昆周士
治別業於鷗波亭北弟季青僑居雉城往來酬和四方

名流企其風尚挈舟至者戶外履滿有西谿小築憶秦
娥詞云城隅嫩柳浮烟色谿橋一帶花遮宅花遮宅峭
寒風雨最難禁得半篙新漲沙痕碧籬根細糝蒼苔迹
蒼苔迹春泥藜杖到來吳客頗有宋元遺響

